博益 日本暢銷小說精選

吉本芭娜娜

BANANA YOSHIMOTO

◆日本《新刊展望》二十大人氣作家著名作品
◆三顆疲累的心徘徊於黑夜盡頭的故事

白河夜船

葉偉然譯

吉本芭娜娜

BANANA YOSHIMOTO

白河夜船

葉偉然譯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重要啟事

本公司獲日本著名作家吉本芭娜娜授權，出版《白河夜船》中文版。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敬啟

編者的話

讀過吉本芭娜娜作品的讀者，都會發覺她的作品經常出現「死亡」這一主題。對編者來說，芭娜娜的其中一種魅力，就是能以奇特的構思、細膩的筆觸，把生離死別的哀痛，表現得絲絲入扣、震撼人心。

生離死別往往叫人驚惶失措、招架不住，就像《白河夜船》中的寺子，在好友阿刊死後，只有把哀傷埋葬於無邊的睡鄉中。《夜與晚間的過客》中的毬繪，在戀人意外逝世後，一反常態，深宵徘徊街頭。無論是寺子的渴睡，還是毬繪的遊蕩，目的不外爲了排遣生離死別所帶來的悲痛。然而，在時間長河上漂流的我們，有誰可以免嘗這種痛苦！誰不像書中的芳裕，只是由一個晚上走到另一個晚上的過客？原來，不能擺脫生離死別這種無奈，才是人類

與生俱來最深沉的悲哀！

幸好黑夜的盡頭就是黎明——寺子再次滿懷希望，期待下一次的煙花大會；阿文在經歷了一場陰陽相隔的悲傷後，終能坦然地迎接晨曦！儘管生命充滿悲哀、無奈，畢竟仍有其可貴可愛的地方。

孫麗容

作者簡介

吉本芭娜娜，原名吉本眞秀子，因爲喜歡芭蕉樹，故取名「芭娜娜」(Banana)。一九六四年出生於東京，畢業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院文藝系。

一九八七年，《我愛廚房》單行本面世，先後獲得「海燕」新人文學獎、泉鏡花獎和藝術選獎新人獎等，出版《我愛廚房》譯本的計有美國、意大利、英國、德國、西班牙、法國、荷蘭和韓國等八國，口碑與銷量俱佳。吉本其後推出的作品亦迭獲文學大賞，且每部均能躍登暢銷書排行榜前列位置。

吉本芭娜娜在日本像一股强烈的旋風，風靡了無數的日本青少年，這股熱潮被稱爲「芭娜娜」現象。芭娜娜受歡迎的程度至今依然，大學裏文學系的學生都爭相研究她的作品，用她的作品作爲題材寫論文。在大專院校裏，她受歡迎的程度，大有蓋過村上春樹和筒井康隆之勢。學生們都熱切希望教授們能夠以芭娜娜的作品作爲上課的教材。

芭娜娜的作品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成爲一種潮流。美國人把芭娜娜的作品視爲普及文化(Popular Culture)來研究。

感性是芭娜娜作品的一大特色。然而，更難得的是，她的作品多以一般生活環境作背景。這些背景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經歷的。在這些平凡的生活環境裏，芭娜娜找到了一個新的、感性的、浪漫的世界。這正是芭娜娜作品的魅力所在。

芭娜娜在一次訪問中，被問及如何構思作品中的環境時稱，她喜歡用東京的街道，例如早稻田的坂道及文京區的街道等作爲作品中的生活環境。這些環境，充滿了現代生活氣息，予人一種親切的感覺。

意大利的翻譯家娜天妮亦指出，芭娜娜的作品的舞台，往往都在東京這國際城市裏；作品中出現的公司、商店等都是人們所熟悉的，讀者很容易理解。這相信也是芭娜娜的作品能夠在世界上掀起熱潮的原因之一吧。

意大利人喜歡將吉本芭娜娜與日本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語》的作家紫式部相比。其原因之一是意大利人很少翻譯日本女作家的作品。在意大利，大約只有紫式部和有吉佐和子的作品曾被翻譯過。毫無疑問，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已成爲意大利人心目中現代日本文學作品的代表。

吉本芭娜娜和紫式部雖然是生長在不同時代的女作家，但她們不約而同地都是生活在大都會的女性，紫式部生活在京都(日本以前的首都)，而芭娜娜則生活在東京。她倆還有一個共通之處——父親都是著名的文學家。

吉本芭娜娜的父親吉本隆明除了是著名的文學家之外，還是著名的評論家。芭娜娜說，在乃父的薰陶下，令她陪養了客觀地和嚴格地觀察自己的作品的習慣，能夠很敏銳地感覺到時代脈搏的變化。

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充滿了時代感，這和她有一位評論家的父親是有分不開的關係。

譯者簡介

葉偉然，一九五七年生於香港。

於日本修讀日本文學，大學畢業後從事報館記者及編輯工作，後再赴日修讀教師課程。現任日本領事館日語講座講師。公餘從事翻譯工作。其最新譯作有赤川次郎的《寂寞獨裁者》、《埃及妖后送葬隊》、《奇幻的莎樂美》、《假婚物語》、《隔世幽靈》、《我愛廚房》、《邱永漢理財秘訣》和《N・P》。

內容簡介

寺子戀上有婦之夫，爲此苦惱不堪，自覺承受着沉重的壓力。而一直都支持寺子的阿刊，卻突然自殺死了。寺子從此愛上睡眠，把身心的疲累埋於廣闊無邊的睡鄉之中。

×　×　×

芝美的哥哥芳裕與表姊毬繪暗中相戀。芳裕不幸因交通意外逝世。毬繪大受打擊，一度離家出走。此後一反常態，晚上在街頭遊蕩、夜訪芝美，但心中悲痛仍無法排遣，直至一天，芳裕的舊情人莎拉再訪日本……

× × ×

阿文每晚入睡前，總聽到一些美妙的歌聲——亡友阿春對她的召喚。原來阿春生前與阿文同時愛上一個男人，互相爭寵，鬧得極不愉快。阿文得到具有超能力的侏儒幫助，竟可以再會阿春……

目錄

白河夜船 1

夜與晚間的過客 93

一次體驗 175

後記 225

白河夜船

是從甚麼時候開始，一個人獨處時會睡成這樣子的呢？

睡魔像潮漲般洶湧而至，令人無法抗拒，沉沉地進入了沒有盡頭的睡鄉，連電話鈴聲、外面汽車走過的聲音也無法鑽進我的耳朵。睡鄉裏一點也不難受，也不孤寂，那是一個很清靜的世界。

只有在剛醒來的刹那才感到有點寂寞，舉目看見漸漸地陰暗過去的天空，才知道自己已經睡了很久、很久。本來沒有打算睡覺的，沒想到就這樣白白地睡去了一天……我呆呆地這樣想。那感覺，就像受了甚麼屈辱似的深深地懊悔着，心裏不禁倒抽了一股涼氣。

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讓自己的身體隨意睡過去，是甚麼時候放棄了抗拒的呢……那一段精力充沛、雙目炯炯有神的日子，彷彿距離現在太遠了，有如太古時代一般，只記得很朦朧的片斷，像遠古的蕨類植物和恐龍一樣，在我的眼裏只映現出粗獷的、艷麗的顏色。

・3・ 白河夜船

只要是親密的他打來的電話，我即使在睡夢中也會感應到。

岩永先生打來的電話，那鈴聲是與別不同的。不知怎的，無論在甚麼情況下我都可以辨認出來。睡夢中，所有聲音都在耳外，只有他的電話鈴聲，才彷如戴上耳筒收聽一樣，在腦海裏清脆地迴響。我醒來拿起話筒的時候，他會以低沉得使人吃驚的聲音呼喚我的名字。

「寺子嗎？」

我答：「是呀！」聲音太沒精打采了，他總輕輕地笑了笑，然後問道：「您剛才又睡過去了嗎？」

平時完全不用敬語和我交談的他，不經意地說出這一句話，我實在太喜歡了，說話傳進耳朵裏的時候，整個世界彷彿也給封閉住了似的，如同按下了快門的攝影機，一切都變得盲目，永遠在品嘗那說話的餘韻似的。

「是呀。我剛才睡着了。」

意識好不容易才清晰地恢復過來後，我答道。上一次他打電話來的時候，是一個下雨的黃昏。傾盆大雨的雨聲和黑沉沉的天色，把整個小鎮籠罩起來，在那時候，只有電話才能把我和外間連結起來，這「線路」實在太重要了。

待他的聲音告訴我約定的地點及時間，我已覺得索然無味。說這些東西幹甚麼！倒不如再來一句我喜歡的「你又睡過去了嗎」吧。我一邊用腳跺響地板，一邊記下他的說話。知道了，在那時候。知道了，在那裏等。

倘若有人向我們保證，我倆眞的墮進了愛河的話，我會很安心地蹲在他的腳旁吧。倘若這只是一場虛夢，我希望自己繼續睡下去，不想聽到他的電話鈴聲。現在請讓我靜靜地獨處吧！

在這既不安又疲累不堪的精神狀態下，我迎接了和他交往一年半後的

第一個夏天。

「我的朋友死了。」

錯過了和他說這句話，已經整整兩個月了。我心裏明白，只要我對他說，他一定會很認眞地聆聽。何以一直沒有告訴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

每到深夜，我都會考慮，說出來吧，現在就開始說吧！

我一邊走，一邊尋找要說的詞彙。

我的朋友死了。你沒見過的。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叫阿刊。阿刊畢業後，一直從事一份很與別不同的工作。唔，那工作像賣淫似的，很複雜，屬於服務行業。然而，阿刊是個好女孩，眞的。唸大學時，我們兩人

就同住在我現時居住的地方。那時候實在太好、太快樂，樂得不得了，我們無憂無慮的，每天都談天說地、通宵達旦地喝得醉醺醺。即使在外面有甚麼不高興的事也好，返家後大吵大鬧一番、開開玩笑便把不高興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實在太快樂了！我和她也商量過有關你的事呀，其實也不是甚麼商量，是說你的壞話，由我津津樂道地談我們的事罷了！每天都是這樣。你也知道吧，男人和女人是很難成爲好朋友的，到大家混熟了時，已不知不覺墮入愛河。然而，我和阿刊不一樣，我們是眞眞正正的好朋友。我的嘴笨，不知怎樣說，總之阿刊佔了我人生的一半比重。那並不是因她爲我做過甚麼，總之和她在一起便很舒暢，她也不會矯揉造作、黏黏纏纏的，那感覺令人很舒服，作爲同性知己，實在太適合了。在那一段日子裏，有你，也有阿刊，雖然很多時候很苦惱，但好像是小孩鬧着玩似的，現在想起來，就像節日一樣，每天又哭又笑。呀，對了，阿刊實實在

在是個好孩子，別人說甚麼也好，她總是微微點頭，嘴邊老掛着一絲微笑，臉上還長出個酒窩來。但是，阿刊她自殺了。很久以前，她已搬離了我的家，一個人住在豪華的房子裏。她服食了很多安眠藥，躺在那房裏的小小單人牀上死去……阿刊用來工作的房間裏有一張很大的牀，就像中世紀時代貴族用的有華蓋的那一種，可是不知爲甚麼她沒有死在那牀上。朋友都說橫豎也是死，爲甚麼不躺在那牀上，在那牀上就像到了天堂一樣，大家都說不明白。這些說話倒像是阿刊平時也會說的。阿刊的死訊，是阿刊由鄉下趕來奔喪的母親用電話告訴我的。我還是第一次跟阿刊的母親見面，她很像阿刊，看見她，我不禁思潮起伏。阿刊的母親向我問及阿刊的工作，可我始終還是沒有告訴她。

畢竟很難把這些話說出來，心裏愈是想說，話卻愈像粉末般絮亂，未

及說出，已像要乘風逝去似的。我心裏明白，所以沒有把話說出來。這種表達方式是沒法傳達我的意思的。結果，我還是只能說，我的朋友死了。到底要用甚麼方式才可以將內心的寂寞淒涼表達出來呢……

我這樣想着、想着，在夏日快要來臨的夜空下走着。步過車站前一條很寬闊的行人天橋時，他道：「明天下午出門上班也不遲。」

列車變成一列光串，拐過遠處的彎角遠去了。夜，像變得無限漫長，我變得喜滋滋的，阿刊的事，忘了算吧！

「那麼，投宿去吧！」

我滿心歡喜地捉着他的手。他的側面和平時一樣微微帶笑道：「好呀，去吧！」我太幸福了。我喜歡晚上，喜歡得不得了。我覺得在晚上好像甚麼也變得有可能發生似的。我一點也不想睡。

和他在一起時，有時可以看到「夜的盡頭」。我是從未見過這光景的。

不是常常都可以看到這光景的，我們兩人之間是沒有空隙的，甚至連半點徬徨也沒有過。每次造愛的時候，他甚麼也不說，每次都是這樣，我常常開玩笑地說這說那，但其實我是很喜歡默默無言的。通過他，我好像睡在那巨大的夜裏似的。正因爲沒有語言，使我彷彿不是擁着他本人，而是把他整個內心世界也擁住了似的。睡吧，到離開他的身體的時候，甚麼也不必想。只要閉上眼睛，眞眞正正地去感覺他的存在便滿足了。

那是在深夜。

地點並不重要，即使在大酒店也好，在車站附近的小旅店也好。午夜時分，外面好像傳來了雨聲，把我弄醒了。

在這情況下，總是想看看外面的景況。我打開窗戶，一陣冷風吹進了

籠罩着熱氣的房間，還可以看到窗外閃爍的星星，零星的雨點正開始一滴一滴地下起來。

看了一會窗外的夜景後，才猛地發覺一直以爲還在睡夢中的他，已睜大了眼睛。不知怎的，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默默地凝視他的眼睛。他橫躺在牀上，理應看不到窗外的景色，但他明亮清澈的眼神，彷彿告訴我他正感受到窗外的聲音和景色似的。

「外面怎樣了？」

他用很輕柔的調子問道。

「下雨呀」、「颳着風呀」、「很清朗，可看見星星」，我這樣一一答道。一陣很奇怪的孤寂感油然而生。不知怎的，和這個人一起總會有這種寂寞的感覺。可能是因爲我們兩人之間有着複雜的事情，又可能是因爲我們兩人之間除了喜歡之外，根本沒有清楚想過要做甚麼的緣故吧！

直至現在，我唯一清楚知道的，就是支撐着我們之間的愛的是寂寞。靜靜地處身這孤獨的黑暗之中，就像一束光的存在，無法從那感動得麻木了的感覺中擺脫過來。

那，就是黑夜的盡頭。

我任職的小公司，工作太忙碌了，使我根本沒法抽空和他見面，於是乾脆把工作辭掉，甚麼也沒幹，已經快半年了。日間沒事做，便一個人去購物、洗衣服，優哉游哉地過日子。

我沒有甚麼積蓄。他知道我為了他而辭掉工作，便每個月都把一筆多得令我吃驚的款項轉賬到我的戶口來，因為這樣我才生活得這麼輕鬆。起初腦海中閃過的是「這就是所謂情婦的生活吧！」有點猶豫。但是，算了吧！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是人家給我的，就歡歡喜喜地收下。這一來，馬

上便成了個大閒人，可以成天到晚地睡覺，能夠這樣過日子的女孩子，整個日本有多少呢？閒來逛公司的時候，遇見一些女孩子，她們既不像大學生，也不像幹自由職業的女性，只是漫無目的地逛，怪怪的，她們很可能就是我這類人吧。因爲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漫無目的地在亂逛。

一個晴朗的下午，在街上亂逛的時候，和一個舊朋友碰個正着。

「喂！你好嗎？」

我主動地走過去打了個招呼。他是我大學時代的朋友，很聰明，是個好少年。阿刊和他曾經來往過一段短暫日子，還同居過好幾個月。

「嗯，很好呀！」

他笑道。

「嗯？你在工作嗎？」

他身穿黑色恤衫、短褲，手裏只拿着一個小小的信封。

着。

「是呀，正在送東西。你也一如既往，好像很空閒呀！」

他說話時很喜歡拖長語尾，叫人聽了覺得很溫和。藍天下，他微笑着。

「嗯，對呀，正閒着，甚麼也沒有幹。」

我道。

「眞優游呢！」

「是呀。唏，你到車站去嗎？我們一起走到對面的街角吧！」

我們一起邁開了腳步。

好像和小鎮分割開來的藍天，出奇地耀目。我由剛才開始有點仿如身處異國的感覺。在正午時分或者中午的陽光下，有時會令人的記憶陷入種種混亂之中，特別在炎夏，更加明顯地感覺到這種情況。整隻手好像被慢慢燒着了似的。

「很熱呀！」

「是啊。很熱呢！」

「阿刊，她死了？」他道：「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嗯。她爸媽都從鄉下趕出來了，眞難爲他們啊！」

我故意怪怪地答道。

「唉，我想是吧。聽說她生前做的工作有點邪門，是嗎？」

「嗯。可是這世上甚麼工作也有人幹呀！」

「是因爲工作而死的嗎？」

「……不知道，但我想大概不會吧！」

「呀，這問題恐怕只有她本人才知道。不過，她這個人整天都是滿面笑容的，是個好女孩，有甚麼煩惱足以使她自殺呢？我眞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說了這句話之後，我們都沉默起來，並肩沿着那廣闊的斜坡，緩步往下走。幾架手推車趕過了我們的頭，陽光耀目地從正面照耀着我們。頭髮濡濕的阿刊、正在剪指甲的阿刊；阿刊洗濯東西時的背影、晨光中剛睡醒的面孔……這些片斷，只有和阿刊一起生活過的、並肩和我走着的他共同擁有，心裏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你在幹甚麼？還和有婦之夫搞在一起嗎？」

他突然笑着說。

「甚麼和有婦之夫搞在一起，說得那麼難聽。」我也笑着說道：「是呀，我還沒有和他分手。」

「你快認認眞眞地找個人談戀愛吧！」我毫不忌諱、輕鬆地說道，這一來，倒反令他有點凝重起來，他說：「你以前就已經比較早熟，而且還喜歡比你年長的人。」

「是呀！你說得對。」

我微笑着說。

其實，我也曾很認眞——認眞得連自己也感到吃驚地考慮過，倘若這段戀愛一旦終結，那該怎麼辦？每次想到這裏都害怕得連手腳也幾乎打起顫來，但是，這段隨時也可以結束的戀情持續至現在，而一直埋藏在心裏的愛火，也靜靜地繼續燃燒。

「有機會再談吧！我要走了，有甚麼聚會，通知我啊！」

到了地下鐵車站的入口，他這樣說着，向我揮了揮手，走進灰暗的地下梯級。我在耀眼的陽光中目送他的背影，總覺得有點依依不捨，就好像心裏明亮的一面，竟附在他背項一樣似的，心裏感到一陣空虛。

那一天，和他分手之後，我馬上往阿刊的家去了。阿刊是個喜歡生活

安定的人，而且每個月都有人定期給她寄錢，生前卻不知道怎的總是不喜歡住在一個地方。每次搬家時，無論是別人送的書也好、禮物也好，她統統都丟掉。她說討厭行李增加，所以把這些東西全都丟掉。阿刊搬離男朋友的住所時，只帶走一個枕頭、一張毛巾被和一個手提包。她本來不是一個怕寂寞的人，卻喜歡到朋友家暫住，這裏住幾天，那裏住幾天，好像有這方面的癖好似的。

「爲甚麼和他分手？」

我這樣問過她。

「嗯。怎樣說才好呢。本來就是我寄居在他的家嘛，我不搬出來，賴着的話，大家都不好過。」

阿刊支吾以對。

「你喜歡他甚麼？」

我問道。

「他說話的方式挺和善的，不是嗎？」阿刊像是緬懷似地微笑道：「可是，一起住久了，發覺他說話也不是常常都那麼和善的，在那一段日子裏，我近乎討厭起來。還是和寺子住在一起的好，因爲寺子甚麼時候對我都是這麼好的。」

阿刊這樣說的時候，臉上又綻開了笑容。白白的臉蛋、顏色很淡的眼睛、好像棉花糖的笑容。那時候我們都是大學生，起居的時間大抵相同，大家經常見面，卻從沒有吵嘴，不知不覺間，阿刊已屬於我的房間似的，像溶在空氣裏一樣自然得很。

也許我的天性較喜歡女孩子吧。阿刊暫住我家的時候，偶爾會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同性戀傾向似的。當然，我沒有這種傾向。總之，阿刊就是這麼好的一個女孩子，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快樂極了。阿刊的皮膚白皙、有少

許胖、眼睛很細小、胸脯豐滿。她說不上是美女，但倒給人一種「母親」的感覺。她一點也不性感、很沉默，卻很有女性的味道。每想起阿刊，首先想到的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在她四周飄溢着的柔和氣氛。她還在世的時候，每次見到她那輕輕的淺笑和眼尾的魚尾紋，我便不禁有一股衝動，想一頭撲進她的大胸脯去，哇哇地放聲大哭一場，然後把想說的全部向她傾訴出來。無論是壞事、謊言、將來的事、使人筋疲力盡的事、要忍耐的事、黑暗晚上的事、擔心的事，全都想跟她說。還有，她往往勾起我對父母、鄉間月色，甚至田野景色的回憶。

阿刊就是這類型的女孩子。

在街上遇上久違了的老朋友，雖然只相敘了很短的時間，已令我思潮起伏，腦袋混亂得很。在令人目眩的陽光中，獨自返家。下午時分，大量

陽光照進屋內，在耀目的陽光中，我把洗濯了的衣服取出來，腦海卻茫茫然一片空白。貼近臉龐的白色衣服，傳來了衣物洗濯過後的一陣清香。

不知怎的，突然昏昏欲睡起來，陽光像花灑一樣曬向我的背項，我在摺疊衣物，冷氣機的涼風則輕輕拂來，令我不禁迷迷糊糊。在這種情形下睡的午覺是最甜的，直覺自己會做一個金色的夢。我只脫下了裙子，便拖着疲累的身體上牀去了。最近連夢也沒有做了。一合上眼睛便一片漆黑。

睡夢中，突然感覺到電話的鈴聲，馬上恢復知覺。這電話是他打來的——心裏這樣想。坐起來看看時鐘才知睡了還不到十分鐘。若是別人打來的電話，我是完全沒有感覺，會繼續睡下去的，只有對他的電話反應不一樣。這也算是**ESP**的話，可我也該是個可以登堂入室的超能力者了。

「是寺子嗎？」

拿起話筒，傳來了他的說話。

「是的，是我。」

「你睡過去了吧？」

他好像很歡喜似地道。我聽了他這聲音，總是受用得很，不覺微笑起來。

「我正要起來。」

「騙人的！今晚一起吃晚飯好嗎？」

「好啊！」

「那麼七時半在老地方見吧！」

「嗯！」

電話掛上了，房裏依然滿室陽光，物件的黑影都投射到牀上來，每一個都是深黑色的。時間被剪去了一個片斷。呆呆地望了一會之後，甚麼也不想幹，還是跑上牀去了。這一次在入睡之前，認真地想了想阿刊的事。

剛才那個阿刊最後的男朋友，問我阿刊是不是「因爲工作」而死。我告訴他不知道。這答案恐怕在遙遠的將來會是正確的答案吧！那時候我心裏這樣想。

阿刊簡直被那工作迷住了。爲此她離開了我這個房間。從某個角度看來，那一份工作可以說是她的天職吧！只有她才應付得來。聽說朋友給她介紹了一份在酒吧工作的臨時工，而酒吧的客人看中了她，便把她羅致旗下。那是個秘密的俱樂部，不，像是一個變相賣淫的組織。阿刊的工作是「陪客人睡覺」。我起初知道的時候也嚇了一跳。

他的僱主亦是她的資助人，他在阿刊被分配到的寓所樓下，設置了一個工作的房間，在那房間裏，放了一張前文提及過的豪華雙人牀，我也見過一次。那房間與其說像酒店房間，倒不如說簡直就像在外國一樣，只有在電影中才看過，是名副其實的寢室。在那裏，阿刊每周都要陪客人睡幾

晚。

「嗄？不涉及性交易？」

我問道。這一晚，阿刊因爲很快便要投入工作，決定要搬進工作的寓所居住。

「哎唷，沒有的事！要找性服務的人會到別的地方尋歡去。」她微笑道。

「這個社會本來就有很多種行業嘛……都是供求的問題而已。」我沒法制止阿刊搬離我家。阿刊好像着了魔似的，被這奇怪的、不可思議的工作俘擄了。

「你走了，我會很寂寞呢！」我道。

「到我居住的房間來玩吧！」阿刊道。她還未開始收拾行李。我仍然

無法理解她要離開這間她已住慣了的房間的事實。這一晚，和平常一樣，我們都坐在地板上，一邊看音樂錄影帶，一邊品評歌曲與影像的優劣，一直到深夜。只要和阿刊在一起，便總覺得時間好像很奇妙地被扭曲了似的，那是因爲鑲嵌在她那張和善的面孔上的一雙細長眼睛，永遠都像一彎藍色月亮般昏暗和朦朧之故。

就在我的牀邊鋪了墊子和被鋪，睡了過去的她，那雪白的手臂，在房間變得昏暗時、月色之中顯得更加清楚、特出。關了燈之後，兩人談得更無休無止。其實常常都是這樣。那一晚，阿刊特別說了很多有關她工作的事。阿刊輕柔的聲音在昏暗中像樂聲般響着，我細意地傾聽。

「我整晚都不可以入睡呀！因爲睡在我身旁的人倘若在午夜醒來的時候，我卻呼呼大睡的話，那麼我的工作便沒有甚麼價值了，或者說，不夠專業了。你明白嗎？絕對不可以令客人感到寂寞！到我那裏的客人，雖

然都是通過別人介紹而來，但大多數都是有社會地位的。他們全是受了打擊、身心疲累的人，而且他們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疲累不堪，所以，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在午夜醒來。那時候，躺在他們身旁的我，最重要的是能在柔和的燈光中送上輕柔的微笑。還有，要親手給他們送上一杯冰水，有些客人要求喝咖啡，這樣的話，便要去廚房給他們好好地泡一杯咖啡。一般來說，只要滿足了他們這些要求後，大多數客人都會很放心地再次甜甜地睡過去。人都是這樣的，都希望有人睡在身旁。客人中有女人，也有外國人。可惜，我不夠細心，有時也會睡了過去……對了，睡在這些疲累不堪的人身旁，如果呼吸節奏能和他們一致，可能會把他們心裏陰暗的一面也吸掉。在這時候，我一個勁地叮囑自己不要睡過去，卻偏偏迷迷糊糊地進入夢鄉去了，而且還會夢見可怕的東西。那是超現實的、充滿了夢幻色彩的東西，例如是坐上了沉船的夢、收集了的硬幣一下子全部不見

了的夢、黑暗從窗戶跳進來，堵塞着喉嚨的夢……往往都從夢中驚醒。好怕人！再看看睡在身旁的人時，心裏會這樣想——啊！剛才在夢中看到的都是這個人的心境。太寂寞、太辛苦了！心裏不禁害怕起來。

月色中，阿刊的眼睛直挺挺地望着上方，閃耀着黯淡的光芒。「這就是阿刊的心境吧！」心裏這樣想，卻不知怎的，沒法把話說出來。但這是絕對錯不了的！我幾乎想哭。

已經到了仲夏。他穿着短袖衣服來到約定的店子。看見他穿着短袖衣服，總感到有點愕然。可能因爲起初認識他，是在冬天的緣故吧！印象中，他應該穿上大褸、毛衣。我們見面後，便在北風中漫步。簡直在胡思亂想！在這炎炎夏日、店內冷氣仍強勁地吹着的時候，心境竟然一點變化也沒有。

「出去吧！」

他很奇怪地望着我呆呆地凝視他走進店來的眼睛道。他這樣說了之後，我還是呆了半晌才抬起頭道：「好呀！」

我站起來。每次和他會面，開始時總是這樣發呆的。

「今天做了些甚麼？」

他和平時一樣地問道。

「在房裏……呀，對了，中午碰見一個舊朋友。」

「是男的嗎？在拍拖吧！」

他笑着說。

「是年輕的男孩子啊！」

因爲他是笑着說的，所以我也故意笑着答道。

「眞的嗎！」他有點不高興地道。只大我六歲的他，可能因我的打扮

過分年輕而心裏不舒服吧！平時，我要是沒有化妝，走到街上往往會被誤認是高中生。自從大學畢業後，我總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再長大過似的，這可能與生活方式有關吧！

「今天可以悠閒地玩上一天吧！」

我用帶着哀憐的目光望着他道。他卻很不好意思地說：「今天要去見見親戚。一起吃晚飯算了吧！」

「親戚？你的？」

「不，是她的。」

最近，他已經甚麼也不隱瞞我了。那可能是因爲我的第六感太靈驗，甚麼也瞞不過我的緣故吧。他是有妻子的。

他的妻子是個完全失去了知覺、躺在醫院、尚存一息的人。

第一次相約和他到海邊的日子，是個隆冬的星期天，那天剛好是我辭去了臨時工的第二天。他是我那份臨時工的上司，已經成家立室，我也早已知道。那一天是很長、很長的一天。

現在我才感覺到，自己在那一天開始了很大的變化。那一天，我把一個本來很健康的女孩子——自己放下了。那一天和平時並沒有甚麼不同，我倆卻好像無法抗拒似地捲進黑暗命運的漩渦。那並不單單是兩人墮進愛河那麼簡單，而是一股更巨大的、更可悲的、單憑我們兩人力量無法抗衡的洪流。

然而，那時候我還是很開朗、精力充沛，雖然還未和他親吻過，我卻感覺到自己比誰都喜歡他。他駕車沿着海岸飛馳之際，車外的海洋很美，波光粼粼，內心掀起一陣澎湃，充滿了幸福的感覺。

在海灘上漫步不久，鞋裏便裝滿了海沙。然而海風輕拂臉上，令人心

曠神怡，陽光也是溫和的。平日只知道外面太冷，令人無法駐足，致使那一天更加留戀那潮聲。突然想到身旁的他，抬頭望了望他問道：

「岩永先生的太太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苦笑了一下道：

「是個植物人。」

太輕率了。但偶爾想起這句答話的時候，還是禁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你太太是一個怎樣的人？是植物人。

可是，當時我沒有笑出來，只是瞪大了眼睛，「嗄」的應了一聲。

「她駕車遇上車禍。一直住在醫院裏。快一年了！因爲這樣，我才可以在這星期天和其他女孩子約會呀！」

他開朗地說道。本來一直插在袋裏的手伸了出來，拉住了我。那隻手

很熱。那時候，我吃驚地說：

「你是開玩笑的嗎？」

「和你開這玩笑幹甚麼？」

「這話也對。」我用雙手裹着他的手，問道：「你有去探望她、陪她嗎？很嚴重嗎？」

「算了吧，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他避開了我的視線道：「縱使自己的老婆不是植物人，背着老婆在外面找新歡的，有誰不是心情凝重的，和我現在沒有分別。」

「這玩笑也太怪了。」

我說着，拉着他的手靠到自己的臉上來。耳朵中聽到的風聲已停住。遢來一陣陣冬天的氣味。遠遠海面的上空，發亮的雲層溶進了天空，出現了一片紫色，透過他的手掌，耳朵裏傳來了輕微的海浪聲。

「走吧！」我道：「很冷，喝杯熱茶去吧！」

我的手正要自然地鬆脫出來的一剎那，他卻緊緊地握住了。我吃了一驚，抬頭望向他的時候，他那對比大海還要深、好像能夠看透一切的眼睛，令我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好像受到感動似的。

在那一瞬間，我看到我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看透了他，看透了他和我之間墮進愛河的徵兆。由那時候開始，我眞眞正正開始愛上了他。在那一刻、在那大海之前，本來只抱着玩票性質的心情一下子改變了，我陷入了眞正的情網之中。

邊吃邊留意着時間的竟然是我。

「還不出發嗎？」我問了大約三次。過了晚上八時才到訪的親戚也實在太鮮見。心裏這樣想。

「我說沒問題便沒問題。」

他說道。他使勁地令圓桌上的轉盆轉動，笑了起來。

「吃吧！吃吧！別擔心！」

「全在盆子裏亂轉，怎樣吃了。」

看着眼前轉個不停的一碟碟小菜，我嘻嘻地笑了起來。遠處的侍應卻滿臉不耐煩地站在那裏。

「放心吧，我已經告訴了他們因爲工作會遲一點到達。他們人很好。」

「結了婚，就有這好處。」我道：「本來是不相識的人，也可以成爲親屬。」

「這不是諷刺的說話吧！」他有點擔心地說。

「嗯，不是。」

眞的，我並非譏諷他，只是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實在太遙遠了，根本

和我沒有接觸點。

「你太太也是個很好的人……以前？」

我問道。據他說，他太太已經完全沒有恢復知覺的希望了。剩下來的只是和她的家人商議日後的事情，以及我個人感情上的問題罷了！

「嗯。她是個很好的人。出身好、做事井井有條，就是眼淺一點，容易掉眼淚，遇事都慌慌張張的，駕車技術九流，所以遇上意外了。夠了嗎？有關我太太的事。」

「夠──了。」我道。雖然我對他太太的事一點也不介懷，但他真的很討厭提到這話題。我喝了一些杏味的甜酒，有點醉，但一點睡意也沒有。坐在桌子對面的他，在我的眼裏愈顯得清晰。其實，我又不是從樹椏長出來的，有甚麼不明白呢？他有他的雙親，她也有她正傷痛欲絕的父母。這不幸從天而降，還引出一大堆問題。醫院、看護、費用、離婚、戶

籍，還有生死的決定等等。

有時候，眞的想把心一橫，將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抖出來。換言之，他受了打擊、處處爲我設想，我都是知道的。

他們的每一件事，你都想參與吧？有求必應，而且直到最後仍是不願放手。是嗎？但你這樣做，歸根究底並不是爲了任何人，而是因爲過不了自己那一關吧。嘿，做得多好看！你想通過這些討好的方法，將自己對妻子的愛和這些事混和在一起。而且，你更清楚知道一直以局外人身分、很留意地觀察你在惺惺作態的我，其實有不能置身度外的優點和充滿難受的感覺。你這個人，太冷漠了。然而，你是知道的吧，這種做法，我很是喜歡，喜歡得不得了……唉，可能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中把過去發生的事情都混雜在一起了吧。

每次，肚子裏想好了一大堆說話，到頭來總不願說出來。所以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鬧過甚麼風波，一直停留在一個靜止的階段裏。他們每天不分晝夜地商量生與死的問題，互相扶持。而我卻依然故我，一天一天地過着我那情婦的生活。她，繼續沉睡下去。在這狀態下，我的腦海裏，由始至終都縈迴着一句話——

「我們的戀愛，並不是現實。」

這話給人一種不安的預感。他愈是疲累，愈是好像把我拋置在遠離現實的地方。正因爲老是默默地把說話放在心底，自己就更加感到這油然而生的想法是沒有錯的。但我還是盡量不去工作，總喜歡一個人靜靜地在房間裏過日子。和他相會的時候，就像在夢中的街頭和他遇上一樣。每次都囑咐自己穿得漂亮，無論笑也好、哭也好，都要淡淡的。然而，這也並不是因爲他的緣故。他內心疲累的陰暗已傳染了我，令我也喜歡這種凡事都

處之淡然的態度。我們兩人之間存有一種悽然的感覺，相戀之餘都很珍惜地維護着它。正因爲這樣，現在算了吧，現在還是不必去計較。

「我用車送你回去吧！」

出了店子，他一邊往停車場走去，一邊這樣說。

「我眞的很喜歡你那種說『甚麼甚麼吧』的說話方式。」

我道。

「是嗎！」

他笑了笑。

「這一次說得好像欠了點韻味。」我笑道：「還早呢，我獨自回家吧！邊走邊讓酒醒過來。」

「是嗎！」他帶點憂鬱地說。憂鬱的面孔顯得很憔悴。小小的停車場裏泊滿了汽車，一片靜寂，像到了世界末日似的。每次和他分手時都有少

許這種感覺。

「你的樣子好像老了很多。」

我開玩笑地道。坐在車上的他卻一臉認眞地對我說：「太累了，累得有點不知所措，唉！現在只是時間的問題。無論躺在醫院裏的是甚麼人，這樣說都是不應該的，太過分了。但現在確實無法想象下一步該怎樣做。」

他好像在唸獨白。

「嗯，我明白的。不要再說了。」

我慌忙地這樣說，然後替他關上車門。我不想再聽下去。正要邁開步子踏上歸途，他的汽車響着古典音樂的樂聲，在我的前面橫駛過去。我笑着揮了揮手，像要將自己的笑容留在這黑夜裏似的。

無論身旁有沒有心愛的人，我都喜歡醉醺醺地走夜路。月色灑滿了街

上每一個角落，大廈的陰影連綿不斷。自己的腳步聲和遠處的汽車聲重疊起來。都市深夜的天空，奇妙地一片明亮，時而令人不安，又時而令人安心。

雙腳沒精打采地朝家裏走去，但心裏明白自己根本不想回去。對了！我要去阿刊那裏。每個這樣的晚上，都往阿刊的家裏去。當然，不是到她工作的房間，而是她住的房間。不知是因爲醉了還是睡得太多，漸漸感到自己竟要陷入回憶與現實的分界之間。最近我變得有點怪。即使現在，心裏還總覺得若乘電梯上樓到阿刊的房間去的話，一定可以見到她似的，內心興奮莫名。

以往每當失意寂寞，以及和男友約會後感到悶悶不樂的時候，我都喜歡找阿刊。

若不去找阿刊而和他在一起的話，即使是平時，也不知怎的總覺得很寂寞。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總是很悲哀地被深沉的想法纏繞着，有如在深藍色的夜空下，緬懷漸漸遠去的一輪明月，彷彿連指甲也被染成了深藍色似的。

他在場的時候，我總變得沉默寡言。

無論我怎樣說，阿刊也不相信平時愛說話的我會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但每次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眞的只是一邊聽他說話，一邊點頭而已。到了我點頭的節拍和他說話的節拍配合得天衣無縫，簡直到達了藝術顚峯的時候，我忽地感覺到自己所做的竟和阿刊陪睡的工作很相似。我曾經想過找個機會告訴阿刊。

「不知怎的，每次和他上牀的時候，都總覺得好像隆冬似的。」

「哦！我明白、我明白。」

阿刊道。

「你明白甚麼！我還未說完，你哪有已經明白的道理！」

我嗔着道。

「因爲我專業嘛！」阿刊把眼睇成一線說：「那是因爲你心裏明白，那人除了和你約會之外，你便甚麼也得不到。」

「甚麼也得不到？」

「對，所以你擔心。他要是全心全意地和你在一起，對他是很不利的。對嗎？所以，現階段的你，是一無所有的、是無法落實的、是按下了暫停的按鈕的、是預先買下來的、是送的。」

「哦……我好像有點明白……一無所有，那是甚麼呢？我在他的心目中，到底被放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呢？」

「漆黑之中。」

阿刊笑道。

我很想和阿刊見面，雖然知道這是沒可能的，但也爲此而繞着遠路繼續走。總覺得這樣做可以接近阿刊。街上行人漸漸稀少，夜更深沉。

最後一次到阿刊家，是在她死前兩個星期左右，那眞的是最後一次。那一天，也是沒精打采地在深夜時分，不經意地往她家去了。那一夜，阿刊在家，很開朗地讓我進了她的房子。

進屋後，我大吃一驚，房子中央竟然吊着一張大吊牀。

「這……用來盛載東西的嗎？」

我呆立在門口，指着吊牀問道。

「……嗯，我工作的時候，睡的牀都是軟綿綿的。這些你都知道的吧。工作時每每要提起精神，不可以睡。」阿刊和平時一樣，用那又尖又

輕柔的聲音道：「習慣了，一躺在牀上，整個人便馬上淸醒過來。我想，要是躺在晃來盪去的吊牀上反可入睡，所以……」

聽了她的解釋才恍然大悟。沒想到幹她這一行也和其他行業一樣，各有獨特的職業病。我一邊想着一邊走進了屋裏，坐在沙發上。

「喝茶？喝酒？」

那輕柔的動作和常常掛在嘴邊的微笑，不禁使人緬懷。每次只要到了阿刊的房間，心裏抑壓着的莫名疲累便會一掃而空。

「喝酒。」

我道。

「給你開瓶杜松子酒吧！」

阿刊說着，從冰箱取出很多冰來，然後切檸檬，把還未開封的杜松子酒整枝拿了過來。

「可以開了它嗎？」

我幾乎整個人躺在沙發上，手裏拿着酒道。

「可以呀，我甚少喝酒的。」

阿刊邊喝橙汁邊道。房裏異常靜寂。

「這裏好靜啊！」

我一點醉意也沒有地說道。我的心很平靜，沒有半點悲傷，所以沒有甚麼可以說。

「發生了甚麼事？」

阿刊再次問道。那態度懇切得像頭忠心的狗。

「沒有呀，甚麼也沒發生過。」

我答道，然而，心裏忽地沉重起來。

「真的甚麼事也沒有呀！最近沒有看電視、沒有聽音樂了嗎？」

那一晚，阿刊的房間眞的沒有一點雜音，像處身在密封的倉庫一樣，房內除了我和她的聲音之外，其他聲音都消失了。

「嗯，你不喜歡靜嗎？」

阿刊道。

「我是客人，怎好嫌三道四的。」我道：「只不過，耳朵好像老不習慣罷了。」

「最近，甚麼聲音也變得很吵耳。」阿刊呆呆地睜着眼睛道：「……寺子，你最近怎麼了，還爲岩永先生的事煩惱嗎？他太太還是繼續衰弱下去嗎？寺子，我和你住了那麼久，怎會不知道你心情不好呢！」

「嗯……沒有的事呀，你看我不是很好的嗎？只是……」

險些兒把那可怕的事說了出來，心裏不禁嚇了一跳。

過了一會，阿刊等得有點厭煩。追問道：「只是甚麼？」

「我剛才說的全是謊話。我們和平常一樣吵了幾句。他不大想談有關妻子的事，但看來單是應付那些親戚，他已經很吃力，要常常往醫院去。可我一點也沒有介懷。眞的。」

「是嗎！要是這樣便好了。」阿刊微笑着說：「希望你們永遠都相愛下去吧！因爲我是看着你們這段戀愛開始的呀！」

「嗯！沒問題，我們是不會分手的。」

我道。眞奇怪，邊說邊感到整個人好像開朗過來似的，而且自己也不清楚說了些甚麼。眞的無聊極了。腦海裏不斷出現兩人在一起時的談話、工作上的笑話、有關化妝品的事、電視節目……忽地，在我的腦袋後面，一張吊牀懸浮在空中。阿刊穿着白恤衫，用一個紅色的茶煲燒開水，還有那綠茶的蒸氣。滿腦子都是這樣的東西。

「我走了。」

我站了起來。

「住一晚吧！」

阿刊道。我躊躇了一會，然而一想到身爲客人的我竟睡在她的牀上，而她卻要睡在吊牀上時，不禁一陣索然，最後還是決定回去。

「精神抖擻過來了嗎？」

阿刊站在玄關問道。

「嗯，好像好了一點。」我終於表現得很懦弱地答道。

阿刊瞇着眼，用帶着嘲弄的語氣說：「讓我給你『陪睡』一晚吧。如何？」

「不用了！」

我笑道，走出了阿刊的房間。

——大門關上了。朝電梯走了兩、三步的時候，突然，一種強烈的、

難捨難離的感覺湧上心頭，我想再多看阿刊一眼。然而，當我回過頭去的時候，阿刊已經把自己關在鐵門那一邊，重返只屬於她自己的時間去了。再者，回去幹甚麼？又沒有甚麼想對她說的。於是一個人走進了電梯……

走得疲累不堪的時候，卻偏偏在離家很遠的地方，結果，我像個傻瓜一樣乘坐的士返家去了。回家後，甚麼也沒想，馬上被漆黑的空間吞噬了，沉沉地熟睡過去，整個人像按了「OFF」鈕掣似的。世上，只剩下我和我的牀……

突然響起的電話鈴聲把我吵醒。太陽從窗戶照進來，整個房間都光亮了。

是他打來的電話。心裏這樣想着，拿起了話筒。

「剛才你出外去了嗎？」

他的聲音有點異常。

「不，不是呀！」

我看了看時鐘，已經是下午二時了。實在睡得太過分，自己也暗暗吃了一驚。昨晚十二時許便上牀睡了。

「眞的一直在家嗎？」

電話筒那邊的他好像有點不相信地問道。

「嗯，是呀，睡着了。」

「打了很多次電話，卻沒有人接聽，心裏覺得好奇怪。」

他還在很奇怪地說。我也吃了一驚，一直以來都很有信心的超能力竟然消失了……我怎會連他打來的電話也沒法感應到的呢，想着，心裏老是不自在。然而我還是用很開朗的語氣對他說：

「哈……睡着了，沒有察覺到電話鈴聲。」

「是嗎！我也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只是昨晚沒有好好地跟你說話，不知明天可否再見面罷了。」

他這個人，說甚麼也很直接，卻從不會主動要求我去開房、造愛等等。不知怎的，我挺喜歡他這一點。

「好呀！」

我絕對不會在空閒時對他說自己很忙碌，即使這樣說會達到某些效果，我卻很討厭這種低下的伎倆。每次我都給他一個「OK」或者「all right」的答覆，我始終相信保持開放態度是勝利之道。

「那麼，我先訂房間。」

他說完便掛上了電話。下午一個人留在屋裏，沒有睡覺，頭暈目眩的，很晚也沒有出門。

孩提時代，我是最易入睡的。我除了擁有在睡眠中知道愛人打電話來

這項特殊技能外，其實還有另一個優點——就是甚麼時候想睡便馬上可以入睡。小時候，母親爲了興趣而在一家夜店當「媽媽生」。爸爸是個普通的白領職員，卻很奇怪地竟然同意母親去做這份兼職，還不止這樣，他自己更常往那夜店捧場去。我是獨生女，因此很多時候到了晚上便只有我一個人在家。只有一個人留在家裏，總覺得房子太大了，很多時早早便上牀睡覺去。我最討厭關了燈，望着漆黑的天花板胡思亂想，那感覺實在太寂寞了。我不想自己愛上寂寞，所以往往一上牀便睡了過去。

長大後，第一次和他出外過夜，然後坐他的車回來時，孩提時候那種強烈的感覺開始出現。那一次我們到神奈川縣住了一晚，翌日到處觀光，直至黃昏才踏上歸途。那時候不知爲甚麼，心裏很害怕一天就這樣結束，內心絕望極了。路上老在詛咒那綠色的交通燈，汽車遇上紅色交通燈停下來的時候，心裏竟不禁泛起一陣莫名的喜悅。返回東京後，我和他又要各

自像平常一樣地工作去了，想到這兒，心裏不禁一陣難受。可能由於那次是我第一次和他上牀，他太太的事老在我的內心纏繞之故吧！我從來沒有試過這樣神經質的。那一天只要想到一個人返家，便渾身不寒而慄。

夜幕低垂，不禁害怕得縮作一團，我也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會感到這麼寂寞。他還是和平時一樣很溫柔，也跟我說笑，而我也笑了，但那恐懼的感覺像結了冰似的，始終沒有消失。

然而，在這狀態下，我竟不知不覺地睡着了。眞的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睡着了的。但當他搖醒了我，對我說到家了的時候，我不禁雀躍起來。

「嘩，眞舒服！太合算了。」

我最難過、最傷感的那段時間竟靜悄悄地消失了。睡眠是我的好助手。只有它才令我在和他揮手道別之際，臉上又回復笑容，心裏不禁一陣感激。

——然而，就這樣讓它侵蝕我的人生嗎？最近，每當醒來，心裏總有點害怕。終於，我不但在睡眠之中無法再感應到他打來的電話，繼續沉睡下去，而且很多時候在睡醒之餘，更感覺自己好像是從死亡中再復活過來似的，偶爾我會有這樣的奇想：我睡着的時候，外間所見到的可能是一具白骨，不再醒來地一直腐朽下去，走向永遠的世界。纏着我的，很可能就是睡眠，像阿刊被工作累死一樣。想到這裏，心裏不禁一陣發毛。

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任何內情，但最近和他一起睡的時候，知道他其實已經精疲力竭。有關醫學上的東西，我是一無所知的，大概，他妻子那邊的親人很希望病人繼續存活下去吧。聽說他們都是好人，一定已允許他提出離婚，可他每次到醫院看見妻子還在沉睡時，動了眞情而難過起來，心眼一死，便要死撐着面子，決定只要妻子一天不死便不提出分手。至於

我的事，便對任何人也絕口不提。那是因爲他太累了，即使有一天整件事情都完結了，也很難想象他會馬上和我一起，正如阿刊所說，他很擔心我究竟能夠爲他這段感情瓜葛再等多久。唉，結果還是一樣，我們還是堂堂正正地交往。我可以做的只有甚麼也不說。壓在我上面的他很沉重，我很害怕。和他在一起，已經一年半了。他不斷衰老，無法阻止。我也很累，兩人歡好的時候，老是心神恍惚地想這些事，心裏很不好受。房裏的黑暗，彷彿沁進了我的心房似的。單薄的窗簾外，夜景璀璨明亮，像夢幻般遠遠地展現出來，轉身的時候看了看外面，心裏想的是屋外「呼呼」地吹過的冷風。

和他平排躺着睡覺時，他突然這樣問道：「寺子，你過了多少年獨居的生活？」

「嗄？我？」

這問題太突然了，令我有點不知所措。朦朧的夜色映着地板，圍繞着這問題而勾出無數回憶，在那一瞬間，過去與現在的記憶都混雜在腦海裏。

「這是怎麼回事？爲甚麼我會在這裏，我一直在這裏幹甚麼呢？」

然而，在這一瞬間卻沒法想起和他一起之前的事來。

「唔……只有一年。之前和另一個女孩子住在一起。」

「噢，對了，我想起來了，以前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多是另一個女孩子接聽的。她現在怎樣了？」

「她結婚了。」我說了一個很奇怪的謊話。「她不理會我，走了。」

「太過分了！」

他說着笑了。我看着他那微微搖晃的、寬闊的胸膛。

「要是你太太知道我們的事，她會生氣嗎？」

突然，我很不經意地問道。他愣住了，過了一會才慢慢回復笑臉道：

「她不會生氣。當然，這是說她還清醒的時候。要是她還會生氣，情況便不會這樣嚴重了。總之，在我看來，她見到寺子，一定不會生氣的，她本來就是不易生氣的人。」

「她人很好的嗎？」

「嗯。我太幸福了，每一個女人都對我這麼好，寺子也好、她也好，都是很好的女人……可惜，她已經不在了。」

他昏昏欲睡地把話說完，我的心裏一陣發毛，默然起來。不知怎的，那時候心裏眞的很害怕。我望着他呼吸平靜地睡了過去，望着他的眼瞼，聽着他的鼾聲，彷彿看見他的夢似的。

只有一個人，那知覺在遙遠的晚上遊蕩。

——阿刊說過，只要和枕邊人睡覺時發出的鼾聲同步呼吸，可能會將那人內心的陰暗面吸掉的。「不能睡、不能睡」，這樣警醒自己的同時，卻迷迷糊糊地做起夢來。

阿刊，你說得對極了。最近我開始有點明白。像他的影子般睡在他身旁的時候，彷彿吸入他內心的憂鬱，那憂鬱可能會在我心裏反映出來。這樣繼續下去，和你一樣把好幾個人的夢境都知道了之後，已經無法自拔，泥足深陷之餘，可能只有死路一條。

可能因爲在一下子睡過去之前這樣想過吧，第一次在阿刊死後夢見她。那夢很眞確，就像在眼前般活生生的，是一個現實的夢。

我在自己的房間裏突然醒過來。

那是一個晚上，阿刊在我的房間對面的廚房兼飯廳裏，在一張木桌上

插花，身上穿着常常穿的粉紅色襯衣，下身穿着一條泥黃色的短褲，還穿着一對平時常穿的拖鞋。

我睡眼惺忪地站起來，呆呆地道：「阿刊？」

「你睡醒了嗎？」

阿刊向我這邊望了過來，和以往一樣，那認眞的側面變成輕柔的笑臉，臉上的酒窩也顯現出來。我也被她逗得笑了。

「阿刊，我剛才做了一個有關岩永先生的夢。」我道：「那夢好眞實啊！我和他一起睡在牀上。那夢，就好像你說的情況下所做出來的。」

「甚麼？你說甚麼了，快別亂做夢吧！」阿刊天眞地笑了，側着臉道。

「唏，寺子，我怎樣也插不好這束花。」

阿刊想將一大束白色的鬱金香插在桌子上的玻璃花瓶裏，但那一大束

花朵卻各朝各的，無法集中在一起。桌子上還橫放着好幾枝鬱金香。

「大膽地把它們剪短些吧！」

我道。

「這樣不是太殘忍了嗎？」

阿刊道。說完又獨自埋頭苦幹。我看着，終於按捺不住，下牀往她那邊走去。剛起牀，手腳仍發軟，屋內的空氣很清新。

「讓我試試吧！」

我把花往花瓶裏插去，但只要我雪白的手指稍一觸及那些花，不知怎的，它們便都各自朝喜歡的方向轉去。

「嗯，這些傢伙眞彆扭！」

「寺子，你還有更大一點的花瓶嗎？呀，對了，那個黑色的，比這個大一點的。」

「哦……好像有……你等一等！呀，有了！」我道：「我記得那花瓶是放在架子上最裏面的地方的。」

「我去拿椅子來。」

阿刊往我睡覺的地方走去，滿意地、笑嘻嘻地捧了一張椅子過來，看見她這樣子，我不禁道：

「阿刊常常歡笑的呢！」

「幹甚麼突然這樣說人家了！我眼睛細小嘛，所以看起來便像常常在笑。」我望着站在椅子上的阿刊的喉嚨。「是這裏嗎？」

我望着她那拉開架子的門的手。

「對，可以看見一個長的箱子在那裏。」

我指着道。

「接着吧！」

我打開接過來的箱子，取出一個壺形的黑色大花瓶。我用水沖洗它，然後用布抹乾，再把水倒進去。水聲在晚上特別響亮清晰。

「用這瓶子，一定可以把花插好。」

從椅子上跳下來的阿刊笑着說。我微微點頭。阿刊本來就很會插花，我將一枝枝又香又雪白的鬱金香遞給她，她很細心地把它們插在瓶裏……

突然，一下子醒了過來。

「哦！」我叫了出來，光着身子站起來。

阿刊不在了。

太眞實了，就好像從另外一處地方突然轉移到這裏似的。身邊，一個男人正在睡覺。夜，很昏暗，房間沉浸在一片昏暗之中。窗外的汽車亮着泛白的、空洞的照明，駛過下面的街道。

仔細地凝望四周之後，整個人才猛地返回現實。那個夢實在太逼眞了，令我頭痛不已，彷彿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唯有再會久違了的阿刊的那一種感覺才是眞實的。

我明白了，我終於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我現正需要的是「陪睡」。像我這樣的人，要是阿刊睡在我的身邊，她一定會做出一個和我剛才一樣強烈的夢來。把所看到的東西，投入到另一個現實，在那裏有眞實的色彩、視點、氣質……我一下子呆住了，雙眼凝視牀上的牀襟。

「喂！」

突然被叫了一聲，令我大吃一驚。轉身望去，看見他正望着瞪大了眼睛的我。呀，對了，現在還是深夜。我猛地醒悟過來。

「發生了甚麼事，突然猛地坐了起來，做了噩夢嗎？」……

「不，是個很好的夢。」我道：「夢裏太快活了，我不願意醒來。太

過分，一下子又回到這現實，簡直在欺騙我！」「你睡得糊塗了吧！」他像在自言自語地道，邊說邊捉住我的手。這時，我才發覺自己的眼裏充滿了淚水。熱淚掉落牀上的時候，他吃了一驚，將我一把拉進了被窩裏。其實，我並不是因他而流淚的。

「我知道的，你也很累了吧！好，我們以後多見面。今個星期不能再見了，但是下個星期我們一起去吃些好東西。呀！對了，下個星期不是煙花大匯演嗎？我們到河邊去看！」

他一個勁地道。我的耳朵抵着他的肌肉，感到一陣熱力，並傳來了他心跳的聲音。

「很多人的呀——」

我流着淚，但心情已開朗了少許，笑着道。

「不用到河邊也可以，在那附近只要看到一點點便行了，是嗎？呀，

對了，我們去吃燒鰻魚！」

「嗯！好呀！」

「你知道哪間店子好嗎？」

「唔……在大馬路旁那間大的店子，怎樣？」

「不行，那裏除了賣燒鰻魚之外，也賣天婦羅甚麼的，旁門左道。內街有沒有好店子呢？」

「呀！有了！在寺院後面有一間，是小店，去試試好嗎？」

「吃燒鰻魚一定要新鮮的，這一點很重要啊！」

「飯的軟硬度和甜汁也很重要。我說的是用錦盒子裝的鰻魚飯。」

「說得對。鰻魚飯的飯太軟的話，會令人作嘔。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吃鰻魚可算是豐盛的大餐了……」

兩人圍繞着鰻魚嘮嘮叨叨地說個不休，漸漸地，大家的話少了，不知

不覺間幾乎同時進入夢鄉，再也沒有醒過來。睡得甜甜的，好溫暖的一覺。

他的妻子現在身處之所，是一個怎樣暗無天日的地方？

和阿刊所身處的地方很接近嗎？一定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睡夢中，我的內心也曾在那裏迷失過吧？

——醒來之前，心裏這樣胡思亂想。接着，一團烏雲從窗外飛進我的視線，看看身旁，發覺他已不在身邊。再看看時鐘，不禁大吃一驚，已經是下午一時了。實在太震驚，慌忙地連聲「哎吔、哎吔、不好了、不好了」地邊說邊起牀。牀邊的小櫃枱上放了一封信。

「——又沒有工作，爲甚麼你能夠睡得那麼久的呢？在我身邊的女

人，好像每一個都在睡覺似的。

看你睡得甜甜的，所以沒有弄醒你。已經把租房的時間延長到下午二時了，好好睡吧！我有工作在身，先走了。遲些再聯絡你。」

每個字每個字都寫得很認眞、很漂亮的一封信，好像鋼筆書法練習一樣。他竟然可以寫得這樣的一手好字，眼前彷彿出現了他的輪廓，這錯覺好像比我昨夜所擁着的他更加眞確似的，我痴痴地一直望着那封信。

在這樣的夏天裏，身上穿着一件T恤睡覺竟也覺得一陣寒意襲來。雲裏閃耀着銀光，覆蓋了遙遠的整條街道。往街下望了望那車龍，腦海還是一片迷迷糊糊的。換了衣服、洗過臉、刷了牙，還是沒有清醒過來，只覺得那隱藏心裏的睡意，正慢慢滲透出來。

我往Tea room吃午餐，但遺憾得很，我的感覺還沒有恢復，手腳好

像懸空似的，口、胃、心等器官都像移了位似的亂七八糟。在從窗戶照射進來的淡淡陽光中，好幾次想把眼睛閉上的我，倒數計算起自己的睡眠時間。怎樣計算也好，已經睡了十小時以上，但爲甚麼還沒有睡醒呢？平時即使睡得怎樣過多也好，只要過了三十分鐘，便會清醒過來……這樣想着、想着，好像所想的並不是自己的事似的。

搖搖晃晃地乘搭的士返家後，洗了衣服，靠在沙發時，整個人仍是昏昏沉沉的。

一點辦法也沒有。

到自己發覺的時候，整個人已向下傾斜下去。提起精神，猛地坐好，試試翻看雜誌，但不久便發覺自己竟看了同一段文章幾次。好像下午上課時眼瞪瞪地看着教科書睡着了一樣，眼皮又再次合起來，仿如外面烏雲密布的天空進入了我的房間，正在侵進我的腦髓似的。洗衣機運作的聲音也

沒法將我吵醒。我已經支持不住了，胡亂地脫掉恤衫和裙子，走上牀去，涼絲絲的被褥，令我覺得很舒服。枕頭是軟綿綿的，枕在上面，很快便甜甜地睡過去了。

正當甜甜地睡了過去，開始聽見自己的鼾聲時，我感應到鈴聲在響。當然，那一定是他打來的電話，我心裏清楚得很。鈴聲彷彿在顯示那人向我表示愛意的毅力似地響了很久，但我始終沒法把眼睛張開，就像中了咒語一樣，心裏明明是很清醒的，但無論怎樣也不能坐起來。

——是她向我下了咒語？

這念頭一閃即逝，他的妻子不會這樣做！從他的說話中，我知道她不是這種人。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太睏了，腦海裏想的東西也在黑暗中遊遊蕩蕩。

敵人，一定是自己。

在漸漸遠去的知覺中，我確信如此。睡魔像絲綿一樣，慢慢纏着我，然後把我的朝氣吸掉，一切返回黑暗之中。

睡夢中，我幾次感應到他打來的電話鈴聲。

到我起牀的時候，房子已經被黑暗包圍着，舉起手，亦只能看見雙手模糊的輪廓。「啊，已經是黃昏了」，我呆呆地這樣想。

洗衣機的聲音當然已靜止下來，屋裏一片死寂。我的頭很痛，渾身肌肉痠軟、關節發痛。時針指着下午五時。肚子很餓，於是吃了冰箱裏的橙。呀，對了，還有布甸，我站起來，撿起掉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回身上。

——靜、很靜。好像整個世界只剩下我一個人似的一片死寂。那感覺奇妙極了！我一下子開了屋裏的燈，往窗外看看，一名派報紙的少年正把報紙逐份逐份派進郵箱，四周的房子還沒有一間亮起燈來，看見東邊的天

際出現了橙紅色的雲霞，我才猛地醒覺——

「現在是早上五時！」

自己叫出來的聲音很乾澀。心底不禁害怕起來。那時鐘到底轉了多少個圈？現在是幾月幾日？迷迷惘惘地走出房子，拾級而下，從郵筒裏掏出報紙一看，才放下心頭大石。我只不過是睡了一個晚上而已。不過縱是這樣，還是不尋常的。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開始有點失調，感到少許目眩。清晨的魚肚白慢慢地蔓延至街上，街燈的光芒是透明的。我回到屋裏之後，真的害怕起來，不知如何是好。一定還會再睡過去的——不如算了吧，自己睡過去好了，心裏這樣自暴自棄地想，好像已被迫得走投無路似的。

最後我還是往街外走去了。

天空還是暗暗的，像要令人窒息的夏日氣息，瀰漫在戶外陰涼的空氣之中。走路的多是緩步跑的人、夜班放工的人、帶着狗散步的人和老人。和這些都有目的的人比較起來，我這個不換衣服、心不在焉地遊蕩的人，彷彿是在清晨中遊蕩的亡魂。

我漫無目的地往公園的方向走去。公園就在公寓大廈的後面，坐落住宅區的夾縫之間。以前，我常常和阿刊在通宵達旦傾談之後的清晨，散步走到這小小的公園。公園裏只有長櫈、沙池和韆鞦。我坐在那很舊的木櫈上，好像失業漢般雙手抱頭。肚裏「咕嚕、咕嚕」地響着，但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到底在幹甚麼呢？好像已經無法控制自己似的，就這樣睏倦不已，甚麼東西也無法考慮。

四周煙霧瀰漫起來，沙池塵土飛揚，朦朧中看見林林總總的動物擺設。公園裏充滿綠草和泥土的氣味。我抱着頭，一邊和快要合上的眼皮作

鬥爭之餘，一邊看着在昏暗中的裙子。

「你覺得甚麼地方不舒服嗎？」

耳內傳來了一把女人的聲音。實在太慚愧了，本來想裝作身體不適，但又怕事情鬧大了而惹來麻煩，於是抬起了頭。跑到我身旁、仔細地凝視我的是一個穿着牛仔褲、像是高中生的女孩子。那女孩子有一對好像水晶的、不可思議的大眼睛。

「呀，我沒事，只是覺得有點睏罷了！」

我道。

「你的面色好像很難看啊！」

女孩子擔心地說。

「沒事的。謝謝你！」

我微笑道。她也微笑起來。風，吹動着綠草，送來了清涼的氣味。因

爲那女孩子就坐在身旁，動也不動，所以我也懶得站起來，仍坐在櫈上，望着前方。身旁的少女，彷彿和四周的環境一點也不相襯似的，她渾身散發很奇怪的氣息。那少女長髮披肩，是個美人兒，但即使這樣，還是有點不正常似的。心想這女孩的腦袋可能是有問題的吧。但只要和其他人在一起，我的心便會慢慢鬆弛過來。

我和阿刊常常到這裏來，兩個人看着那韆鞦。通宵看電視、興奮得無法入睡的清晨，總喜歡到附近的便利店買杯熱茶和飯糰到這裏吃。我最討厭的三文魚飯糰，阿刊卻偏偏很喜歡吃……

「現在馬上到車站去吧！」

她突然這樣說，我不禁一陣愕然。接着，又繼續打瞌睡。我側着頭看了看她，發覺她一臉嚴肅、雙眉緊鎖，連說話的聲音也變得深沉了很多。

「車……車站？」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她。這女孩子的腦袋果然有點問題，心裏不禁有些害怕起來。她站起來走到我的面前，雙眼緊緊地望着我。她的眼睛眞的有點奇異，雖是望着我，焦點卻像落在老遠的地方。我望着她的眼睛呆住了，始終說不出半句話來。她卻繼續說：「到了車站，買份求職雜誌，從雜誌裏找份工作做吧！短期的也沒問題，找份兼職做好了，窗櫥女郎也好、展覽場的宣傳女郎也好，但千萬別做一些事務性工作，那很容易睡過去的。總之，找些要動手動腳的工作。知道嗎？我是看不過眼才勸你的，你這樣繼續下去，便會泥足深陷，很可怕的啊！」

我只有默默聽她說的分兒。怎樣看都比我年輕的她，一下子好像比我年長了很多似的。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刺中我的心，令人很不舒服。她是認眞兮兮的，但又不是一副生氣的口吻，怎樣說好呢，總之，她像拚了命、很着急似的。

「……爲甚麼？」

我喃喃自語。

「我想，我們是不會再見的了。可能現在你剛好在我的附近，所以才和你遇上。」她道：「我並不是特意來勸你做兼職，而是我知道你的內心已經極度疲累，一定要找些事做，才能鬆弛下來。內心疲累的人不止你一個，還有很多、很多，但只有你被我發現了……我可以看出來。對不起。我相信你已知道我是誰了吧？」

她緊緊地望着我的雙眼，好像在唸咒般問道。

「你是……」

我發覺自己的聲音奇怪地響亮起來，一下子張開了眼睛。我的面前根本就沒有任何人，只有包圍了整個公園、令人視線模糊的、帶着寒意的霧在空中漂浮。

那是夢吧？

我滿腹疑團，搖搖晃晃地站起來，離開公園。正想往車站走去的時候，我呆住了。我本來就不是這麼容易聽信別人、平時很愛鬧彆扭的人。即使剛才的是夢也好，也不是一個甚麼好夢，反而令自己討厭起來，於是糊裏糊塗地又走回家去，蒙頭大睡。這樣，已到了自暴自棄的田地。

睡醒過來是最糟的。

肚餓、渾身疼痛、喉嚨乾燥，令我感到自己好像已經變了一具木乃伊。腦袋還是很清醒的，但身體已因爲過度疲勞而無法起牀了。而且，已經下起雨來。

下午時分，房裏卻一片昏暗，雨聲沙沙地響個不停。橫臥牀上聽着下雨的聲音時，不禁回憶起身處沒有聲音的房裏的阿刊，想起不能在軟綿綿

的牀上入睡，而要睡在晃來盪去的吊牀上的阿刊。

想到這裏不禁悲從中來，恰巧這時電話響了，心裏已經知道並不是他打來的，但既然已起了牀，便拿起話筒。

那是大學時代的朋友所打來的電話，她工作的公司在下周舉辦展覽會，正找人當一個星期的展覽場女郎，她特意打電話來問我做不做。像這類的電話，常常都會打來。

拒絕的說話已經說到喉嚨上了，但不知怎的，那時我卻說：「好呀！」可能那是因爲害怕這偶然的巧合吧，所以脫口答應了。話說了後，心裏說不出的後悔，但已覆水難收。朋友聽到我的答覆後很高興，連忙把集合地點、工作內容等等告訴我。我無可奈何地把她說的記下來。

睡魔依然纏着我不放。

大清早起牀，穿好了衣服後走出門口。這麼簡單的事，對我這個只待在家裏等電話的人來說，是一件天大的苦事。只是三天訓練和三天眞正工作而已，但我已經覺得很辛苦。做甚麼也提不起勁，因爲實在太睏了。雖然被安排與自己年齡相若的女孩一起接受訓練和工作，但對我來說，實在太吃力了。要一次把每樣工作都學會，又要背誦解說、站着工作……直如噩夢一樣，負擔沉重，迫得甚至連思考的時間也沒有。實在後悔爲甚麼會答應幹這份工作。

然而，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裏，我體會到自己的身體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出現了種種退化。我並不是指工作態度，我本來就很討厭工作的，特別是這些臨時工，更加一點也不放在心上……我說的變化是，例如背部的肌肉、隨時都可以開始做其他事情的衝動，還有希望和期待等……我不知道

怎樣形容，但，我已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些東西拋棄掉了，我想，阿刊所拋棄掉的也是這些東西吧。只要運氣好的，即使像現在這樣子也許還可繼續活下去，但阿刊太軟弱了，那力量足以把她整個人也吞噬。

現在我這樣做，雖然並沒有定下甚麼目標，但每天強迫自己七時起牀，慌慌忙忙地出門，整天虐待那想睡眠的心，總比成天困在房子裏睡眠來得生動。我很疲倦，變得默默無言，他打來的電話也只在三個之中接聽一個，整個人累得好像對這些事一點也不在乎似的。然而，當想到六天之後，自己可能又變回「睡女郎」的時候，害怕得眼前一陣發黑。下決心一定要工作下去。在這段日子裏，我甚至曾經完全沒有想過他，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但在這過程中，那迹近瘋狂的睡意，眞的漸漸從身體退減而去。雙腳腫了起來、房間變得污穢、骯髒。不是爲了金錢、無目的的工作所換來的只是痛苦一場。

儘管這樣，我還是堅持下去，這都是全憑那天清晨在公園裏做的夢在背後支撐着我。早上七時，鬧鐘與立體聲收音機齊響，討厭極了，睏得要死，算了吧，放棄了吧……不知道試過多少次這樣想，然而一想到那天清晨的事，心裏便好像有點對不起那女孩似的，沒法放棄。膽小又沒有恆心的我，很多時都會這樣的。可是她那雙眼睛……充滿了悲傷。至今仍沒忘記那雙遙遠的眼睛。

對了，我和他是在做臨時工時相識的。

那一次，在一家很大的設計公司裏工作。那公司很大，竟佔了偌大的大廈其中整整一層樓的面積，公司裏甚麼部門都齊全，但實際上，我是不太清楚公司到底真正是做甚麼生意的。至於我的工作，只是聽聽電話、打字、儲存資料、影印、跑跑腿而已。像我這樣的同事，至少有十個以上。

我是替代往美國走訪當地家庭的表弟到那裏工作僅僅三個月而已，但工作期間，總是裝傻扮懵。當然，自己並不是藉機偷懶，只是心裏清楚知道在這類地方工作，愈是勤力，工作便愈多，結果損失的都是自己。因此我偷起懶來，爲了這份臨時雜工而拚命工作是最沒有價値的。我只開動了三分之一的能量，笨手笨腳地工作，所以經常遲到、做錯事、打資料時隔行隔行地打、傳送傳眞時把白紙傳了出去。雖然這都不是有意的，但三天裏至少會出現一次錯誤，這一來，便甚麼人也不把稍爲難處理的事交給我辦，於是一下子變得清閒起來。

就在這樣的日子裏的某個星期天。那天本是公司的休息日，但爲了處理好前一天做錯了的工作，便獨自到公司去了。一個人在靜寂的、偌大的辦公室裏慢慢地打字的時候，一陣莫名的不安油然而生。

那是因爲突然害怕自己在這兩個月來裝傻扮懵，會使自己眞的變成了

一個傻瓜，以後也只能夠這樣笨手笨腳地工作。雖然這擔心並沒有甚麼大不了，但那一瞬間的感覺卻是活生生的，望着綠色的電腦屏幕，那種感覺愈加眞確，一陣鬱鬱不得志似的，心裏不禁胡思亂想起來，懷疑自己根本不會處理任何事務上的工作。不會的，太無稽！這麼簡單的工作怎會不懂呢！愈想愈不服氣，那爭強好勝的心理，令我無法抗拒一定要把工作幹下去的誘惑。公司裏一個人也沒有。好！說幹就幹！我這樣想。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還很年輕。下定了決心，便開始用很驚人的速度把手上的資料輸進電腦。只要想做，雙手便可以這麼飛快地工作，我沉浸在久違了的滿足感之中。不旋踵已把手頭上的東西全都修改好了，接着又乘勢要把這些日子以來積壓了的文件都整理好，一邊哼歌，一邊對着文字處理機打起字來。像被迫使用左手的人被允許使用右手般，工作得輕快極了。可能是壓抑得太久之故吧，一旦減了壓便如虎添翼。望着列印出來的整齊漂亮的

文件興奮不已。影印的工作要是認眞去做也是很快的，我埋頭苦幹，竟連其他雜務也一併處理了。

大約花了兩小時吧，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唉——地輕嘆了一聲，站了起來，才發現在光亮的辦公室裏，他坐在最裏面的一張櫈子上，靜靜地看着我。心裏不禁吃了一驚。剛才我竟然一點也沒有發覺他。他並不是我的上司，但我常往他的部門幫忙，所以他一直都知道我在偷懶。呀！該怎麼辦？我不知如何是好。看來，他早已發現了我，臉上還綻出了笑容。

「你早已在這裏嗎？」

我道。

「……做得很好呀，不想說甚麼世上無難事之類的說話打擾你。」

他說完便捧腹大笑起來。

之後，我們一起去大廈對面的一間小型咖啡室喝茶。已經是黃昏時分，店內除了我和他之外，還有幾對男女，所有人都在小聲說話。

「剛才你好像回復做事敏捷的本來面目了。爲甚麼平時不像今天這樣工作？」

他這樣問道。本來，我早已想好了很多應對的答覆，但最後只能夠回答說：「因爲這是一份臨時工。」

「明白！很明白。」

他說着，良久還吃吃地笑個不已。他用低沉的聲音說話時那純潔的迴響、他那整齊和一絲不苟的動作，都令我驚嘆不已。我從來沒有這麼仔細地看過他。另外，我發覺他的左手戴着一枚戒指，但我沒有提及戒指的事，繼續喝茶。心裏其實有點失望。

一次，他蹺着的腿碰到桌上的茶盤，發出了「嘩拉」的響聲時，他很

誇張地說了很多次「對不起、對不起」。

我對這些有教養的人，很容易傾慕及着迷，覺得這些人絕對不會做出對不起別人的壞事。

雖然氣氛沒有半點的緊張，可是我倆幾乎沒有交談，他給我的印象是既端整又不可思議，偶爾，他告訴我一些事情，我則默默地邊點頭邊聆聽。頷首的同時，直覺告訴我這個人將會佔去我人生中的很多時間。可能那是因爲我把黃昏錯當了是早晨吧，睡迷糊了的兩人，相對坐着卻一言不發的情景，和早上起來呆呆相對而坐很相似。那一刻，我想象到以後可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溫馨情景，卻不知怎的，盡是冬天的情景——兩人在充滿了白色蒸氣的房子裏、兩人穿着大衣走路，還有，所見的全是冬天枯樹的情景，實在令人太難受！

像永遠般沒盡頭的一個星期終於過去了。結束了最後一天的工作後返抵家裏，脫下衣服，將糧袋往地板一丟，吃吃地笑了起來。電話正好這時響了。

「喂！我是岩永。」

他道。是久違的、令人懷念的聲音。

「很久不見。」

「你睡了嗎？」

「不是啊！我看着那糧袋笑了。好累呀！」

「甚麼？你去做臨時工？古裏古怪的。」

「消磨時間嘛！」

我道。我把散滿了屋內各處的衣服收拾妥當，決定今晚要好好地睡上一覺。腦袋清醒了，身體卻精疲力盡，這一次即使從中午睡到明天早上，

也不會害怕。

「精神看來挺好的呀，和初認識的時候一樣。」

連他也似很快樂地道。

我一邊將指甲上殘缺不全的指甲油刮掉，一邊對他說：「嗯，你和太太是在唸高中時認識的吧，是嗎？還有，你太太當時的頭髮很長，是嗎？」

「……甚麼？做兼職做到超能力附體了？你說對了，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是十八歲。」

他開玩笑地道。

「……是眞的。」

我這樣說的時候，突然雙眼沾滿了淚水，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流出來的。他對我說不要說這些了，又把計畫看煙花和吃燒鰻魚的地點告訴

我。我邊聽邊把時間和地點記下來的手，以及房子都很熱，朦朧中很明亮地發着光。

通往河邊和河邊對面的大路都已封閉，人羣擠滿了整條馬路，向河邊、發射煙花的方向走去。大人穿着浴袍，讓小孩子騎在肩膀上，高聲說笑，邊走邊往天空望去，像祇園祭一樣，大家都朝同一方向走去。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場面，心裏不禁有點焦急。不斷舉頭望向天空，期待着煙花在空中綻開的人，那面孔都是很開朗的。

「這樣子，看來沒法走到河邊去了，你看，擠得水洩不通呢！」

他帶着有點氣餒的口吻道。淌着汗水的側面往上看着。

「算了吧，這裏也可以看到一點點呀！」

我道。

「不到高一點的地方，可能看不到啊！」

「算了吧，只要聽到放煙花的聲音便行了。」

我伸長脖子往前看了看，過橋的隊伍黑壓壓的一大片。夜空沉浸在一片深藍色之中，不斷擴展開來。警察在黑暗中站立，人羣像被繩索推動似地向前進。我倆在這條人龍前站住了。

對我們來說，煙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能夠在這裏席地而坐，並同時舉頭望向天空。和他手拉着手，像附近的其他人一樣朝着同一個方向仰起了頭，聽着巨大的炮聲。隨着四周高昂的歡呼聲，我亦因此而興奮不已。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好像真的熱切地想看煙花，那急不及待的側面，看起來好像年輕了不少。

我的內心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復原過來。朋友的亡故和日常生活中的疲累，令心靈體驗了一次小風波，然而這只是小問題，畢竟人類是很頑強

的，這種小小的苦楚，不論以前經歷過與否，已經忘記了，但內心的鬥爭即使怎樣激烈也好，傷得怎樣嚴重也好，一股莫名的力量會突然隨之產生。

我沒有改變，兩人之間也沒有任何改變，但願在這些小風波之中，我能夠永遠和他在一起就好了。總之，我們現在總算度過了最難受的時候，雖然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但心裏總覺得是這樣。所以，回復了正常狀態的我，現在可以愛上其他人也一點不稀奇。

——然而，我大概不會再愛上其他人了吧。我現在只一心一意地想和站在我身旁的、長得很高大的這個人，再重新過我們的戀愛生活。我願意用這幼小的雙手和柔弱的心靈縛着我深愛的人。今後即使再發生甚麼可怕的事，我都願意用我這不健全的身體去承受。

啊，好像剛才才睡醒過來似的，一切恐怖都過去了，雨過天青，又回

復美麗的樣子。眞的，太美了，無論是在晚間經過的人羣、商店街頭連成一串的燈籠景色，還是站在涼風中，急不及待地舉頭仰望天空的他那額頭的輪廓，都是那麼美麗。

這樣地想着、想着，一切實在太完美，一陣激動，雙眼竟幾乎充滿淚水。環顧四周的人與物，眼中所見的一切，我都深愛着。呀，太好了，夢醒過來，可以身處此情此景，實在太好了！平日車水馬龍的大街，今天變成一大片空地，在這空地中央，站着兩個人，可以在這晚上等待着煙花、等待着去吃燒鰻魚、可以一起睡覺，可以這樣精神奕奕地觀察一切，心裏實在欣喜不已。

像祈禱時一樣——我希望這世上一切的睡眠，都能夠平平安安。

過了不久，天空響起了巨大的轟隆聲，在那巨大的大廈背後，只能夠

看到煙花的一半，彷彿透明似的，瞬間把整個天空添上無限色彩。

「呀，你看見嗎？我在那一閃之間看見了。」

身材矮小的我很關心地對他說，他竟像小孩般雀躍地搖晃我的肩頭。

「嗯！看到了！很小但很可愛呢！彷如風馳電掣的過山車。」我道。

在透明的夜空中，突然閃過一束細小的光芒，光束很小，無論如何也不會是煙花。

「眞的呀！我也看到了，好像一顆小型煙花似的。」

他仰望着上空道。煙花一個接着一個被發射至半空，歡聲四起，隨後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人羣還是不斷地往河邊湧去，人流不斷超越我們，我倆仍站在原地仰望夜空，不約而同地愛上在大廈的背後一閃而過的小煙花，並緊緊地手握手，滿心興奮地期待下次煙花大會的到來。

夜與晚間的過客

「My Dear, SARAH

It was spring when I went to see my brother off.

When we arrived at the airport his girlfriends who were dressed in beautiful colors waited for him.

Oh, I was sorry, in these days he had many lady loves.

The sky was fair……」

當從抽屜深處拿出這張舊的書信草稿時，不禁緬懷起來。我停止收拾東西，把這封英文信一次又一次像唸台詞般唸讀起來。

這是我寫給莎拉的——一年前去世的哥哥芳裕在高中時結識的留學生女朋友。莎拉回到波士頓後不久，哥哥便說：「想試試到外國生活。」就這麼一時高興，便在莎拉返國後不久出國去了。他在那裏一邊做工，一邊

到處遊玩，過了大半年也沒有回來。

……讀着、讀着，不禁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這封信是我給莎拉的回信。哥哥突然出國，沒有好好地給家裏寫過一封信，莎拉害怕我們擔心，所以寫了一封有關哥哥近況的信給我，而這封舊信正是我給莎拉的回信。以現在的情況看來，根本沒法想象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竟然會一邊翻查字典，一邊興奮地寫信給一個又善良又漂亮的美國女孩子。對了，莎拉有一對精靈且充滿智慧的藍眼睛，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只要是日本的東西，她甚麼也喜愛。她常常跟在哥哥的後面走路，Yoshiro、Yoshiro的喚哥哥，洋溢着相互之間無法抑制的情意。

莎拉。

「英文方面遇有不明白的地方時，儘管問她好了。」

哥哥突然打開我的房門，用這樣隨便的方式首次向我介紹莎拉。那一

晚，哥哥和莎拉到附近的神社看夏祭，莎拉回家時順道到我家來。剛好那時我正在家裏趕着做暑期作業，既然來了個好幫手，於是便決定請莎拉替我做英文作文。其實，那是因爲莎拉很熱情地想幫我，盛情難卻下，我才請她幫忙，我不是打誑，英語科一向都是我的強項。

「那麼，我把莎拉借給你一小時吧。但你可要送她回去啊。」哥哥說完後，獨自往客廳看電視去了。

「對不起，打擾了你們的約會。」我用生硬的英語向她道歉時，她連聲**OK**、**OK**，並說只要五分鐘便可以做完了。「Shibami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做其他功課吧。」她用流暢的英語和漂亮的聲線，像唱歌般把上述的說話微笑地對我說了。「唔……請你按『我的某一天』爲題隨便寫一篇文章便可以，不要寫得太深奥，這樣很容易被識穿是代筆的，按這例句的程度去寫便行了。」

我拚命地向她解釋。隨後她便問我：

「那麼，Shibami大概甚麼時候起牀？早餐是和式的還是西式的？抑或只吃麪包。還有，下午大多怎樣度過等等。」

莎拉很快便做完了功課。「噢，這些字太漂亮了，不能夠就這樣交給老師，要用我的字再抄一次才成！」我望着功課簿說道。莎拉被我逗得大笑起來。

就是這樣，我們漸漸衝破隔閡，談了很多東西。遠處傳來蟲叫聲，是一個清涼的晚上。莎拉把手肘支在桌子上替我做功課，這使整個房間一下子明亮起來，變成一個充滿異彩的世界。金色與藍色。白得像通透的肌膚，還有那一直望向這邊，輕輕地點頭的美好下顎的線條。

令我想起歷史上西洋人登陸日本時的黑船。我還是第一次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和外國人交談，沒想到她竟會突然來到我的房間。節日的歌聲，乘

風傳了過來。天空很黑，遠處浮起了圓圓的月亮。一直敞開的窗戶，時而吹來陣陣輕柔的微風。

「在日本愉快嗎？」

「嗯，很愉快！認識了很多朋友。學校的朋友，還有芳裕的朋友。我想這一年的日子，永遠也不能忘記呢！」

「你喜歡我哥哥甚麼地方？」

「芳裕就好像一塊很大的能量，任何人都會被他吸引，而且，他不單止充滿能量，我更感覺到在他的身體裏還蘊藏着無比的智慧。只要和他在一起，便會發覺自己也不斷改變過來似的，很自然地，彷彿自己可以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莎拉，你修讀哪一科？你還會返回波士頓大學嗎？」

「我是研究日本文化的。一年後便要走了……雖然有點捨不得芳裕，

不過我的父母也很喜歡日本，以後還會常來的，而且芳裕也說過很想往美國走走，所以我們還可以見面。我現在正努力學習日語。然而，學習始終只是興趣而已，我想我會一生繼續學習下去，但畢竟我還是希望像媽媽一樣，做個好母親。正因爲這樣，我對日本的女性很感興趣。而我雖然是美國人，卻有很多地方和日本女孩有共同的感受。我給別人的印象不是一個很典型的美國人，我想着、想着還是想和一個商人結婚。對了，要像我父親一樣，是個國際性商人。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

「我哥哥他……雖然可以有能力成爲一個國際性人物，但，我想他不適合做商人吧！」

「哈！哈！說得對！馬上便會被人『解僱』，他太自我中心了。」

「但是，他還只是高中生罷了，以後可能會改變的，只要他對這類工作有興趣便好了，爲甚麼不幫他一把呢？」

太幼稚了！我說的東西比夢還要遙遠、不着邊際。然而，莎拉當時還很年輕，還有很多時間去做夢。對於將來的事，還不懂得害怕。莎拉嘻嘻地笑，彷彿在做夢似地道。起初開始戀愛的時候，眼裏只有對方一人，雙眼閃耀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目光。那雙眼睛充滿自信，彷彿甚麼夢想也可以實現，甚至可以改變現實似的。

「對，要是芳裕就太棒了！我們在日本擁有一個家，在波士頓也擁有一個家，可以常常往來，那太快樂了！我很喜歡日本，又喜歡芳裕，要是芳裕也喜歡波士頓的話，我們便可以擁有兩個國家。還有，生一個可以聽懂兩國語言的孩子……全家一起去旅行。多令人陶醉！」

太遙遠了——有關莎拉的事。平常根本不會想起她。現在她身在何方、做甚麼工作也不知道，一點消息也沒有。在這平凡的日子裏，那封信卻忽地跑了出來。那封信放在抽屜的最裏面、最陰暗的角落，已經被壓成

一團硬紙團。我因爲好奇才把它攤開來。可能就是我用手指將它這樣一打開，便像替它解除了長期的咒語，讓它得以慢慢地釋放到空氣中似的，一切又再重新開始吧。

「給親愛的莎拉

往機場送哥哥出國的春天。

抵達機場後，哥哥和他的女朋友們……噢，對不起，哥哥那時候有很多女朋友。她們穿得花枝招展地等待上機。那天很晴朗。哥哥因爲快要踏上旅途，當然很高興，我們也異常歡欣，場面很熱鬧，大家都祝福你和哥哥的一段戀情。哥哥是個很不可思議的人，他每做一件事，到最後總會得到衆人的認同。你也知道吧！

那時剛好是櫻花盛放的季節，我還記得櫻花花瓣像閃着光似地紛紛落

下的情景。

哥哥沒有正式給家裏寫過一封信，他一定很好吧！生活愉快！再到日本來吧！

祈望能和你再聚！

芝美上」

記得我還是少女的時候，有一次和哥哥、表姊毬繪一起散步。那次家裏因爲做法事，親戚來了，我們表兄妹三人覺得太無聊，便偷偷溜了出來，漫無目的地躑躅街頭。

我們在父親老家附近的一條河堤上散步，當時正是夕陽西下，紅日正在遙遠的江河盡頭沉下去。四周的街道燈光映照在河上充滿了深藍色的、透明的空氣，好像用肉眼也看到般浮現出來。天空還有一點兒光亮，但已

很難看清楚四周的東西。那景象很美。

已經忘記之前說過些甚麼話了，哥哥卻這樣對我道：

「換言之，你對人生的缺點看得太輕了。」

將來，我一定要找個金龜婿、要和實業家結婚。因爲和實業家結了婚、找到了金龜婿的令子嬸嬸的喪服實在太漂亮，那條貨眞價實的珍珠項鏈實在太美了。只要有錢，我一定也可以和她一樣打扮得那麼優雅。因爲我這樣說了，才引出哥哥剛才那一番話來。

「你知道嗎，到了像嬸嬸這般年紀的時候，你不知不覺間已留下了無數人生的痕迹，到時你便再不會覺得喪服、珍珠很美了。問題是那些足迹是不可永遠停留在一點上的。任何時候眼光都要放遠一點，望着遠處生活。」

「哥哥，你不是永遠都在家的嗎？」

我道。

「你爲甚麼要明知故問，太可惡！我說的並不是肉體。而且，我們現在還是小孩子，所以才留在家裏，漸漸地我們便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了。」

哥哥笑了。毯繪卻呆若木鷄地道：「我還是很羨慕富有的人。」

「你呀，根本沒有聽別人的說話。」

哥哥苦笑道。

「芳裕你說的，我大概也明白，但我還是想嫁個金龜婿，因爲我根本不喜歡到處走，而且不想與之分離的朋友也多着……」

比我大三歲的毯繪那時已長得很成熟。她常常都可以把想到的東西馬上清楚地說出來。

「我想擁有一段蕩氣迴腸的戀愛。」

「甚麼？」

哥哥道。

「到了現在，已經再沒有機會走其他和現在不同的路了，只有來一場蕩氣迴腸的戀愛才夠意思。儘管心靈受盡創傷，也繼續憧憬下去。到了最後才失望地嫁人。轟轟烈烈的愛情往往都是悲劇收場的嘛！」

毬繪道。

「嗯，我明白！」

我道。

「奇怪的女人！」

哥哥道。毬繪繼續微笑道：「芳裕別管那麼多，快快成爲大富翁吧，待我那段蕩氣迴腸的戀愛結束後，我就會找你的了。這樣多好，不用那麼辛苦，而且我們早已互相了解，可以安心。」

可能那時候的哥哥已經擁有傾倒衆生的魅力吧。哥哥雖然被比自己年

長、又長得漂亮的表姊這樣揶揄，卻一點羞澀之情也沒有，反針鋒相對地道：

「這也好，不用那麼麻煩。」

「而且雙方的家長也很高興吧！」

「我能夠和毬繪同住一間屋裏，多好！眞開心！」

我道。毬繪輕輕點了點頭，微微地笑了。

「以後可能會發生很多事啊！」

當時，哥哥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出這話。到了現在我還覺得很奇怪，爲甚麼當時還年紀輕輕的哥哥，竟好像已經懂得很多人生哲理似的？爲甚麼他好像早已胸有成竹，好像早已知道不要停留在一點上，要永遠向前的遊戲規則？

一直沿着河岸走，水聲愈加響亮，卻反而給人一種靜寂的感覺。或許

是因爲我們三人大聲地說話，把這些本來不屑一顧的事，也想成有特別的意思吧。

現在還記得在河流的遠處那夕陽西下的景色。

哥哥去世已經一年了。

今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別多。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令我晚上很少外出，只蹲在家裏吧。我是個大學生。因爲已經決定留級重讀一年，所以不用理會甚麼補考。本該又淸閒又快活的，但不知何故，朋友約我去滑雪、去溫泉區旅行等我都一一拒絕。或許，我愛上了被大雪封閉着的感覺吧！街道總是被白雪粉飾得像科幻世界似的，很有趣。一切都好像在時間的大雪球裏靜止下來。

今晚也下着雪。外面雪花紛飛，白雪在地上堆積起來。爸媽都睡了、小貓也睡了，家裏一點聲音也沒有。實在太靜，連放在老遠的廚房裏的冰

箱所發出的微聲、街外汽車走過的聲音，也隱隱傳了過來。

我正集中精神看書，因此起初根本沒有察覺外面有人，待聽到「咯、咯」的響聲時，猛地一抬頭，才發現一隻雪白的手正在玻璃窗上一下一下地敲着，那情景令室內的空氣彷彿變了跟怪談中的一樣，我顫慄起來。多恐怖！我目瞪口呆地盯着窗戶。

「芝美！」

窗外傳來吃吃的笑聲，同時也傳來毬繪熟悉的聲音。聲音隔着玻璃模糊不清地響着。我站起來走到窗邊。打開窗戶往下一看，全身披着雪花的毬繪站在那裏望了過來，嘻嘻地在笑。

「哎吔！嚇了我一跳啊！」

我邊說着，心裏竟不敢相信毬繪會突然在那裏出現，好像做夢似的。三個月之前她還住在這裏。

「再讓你吃驚一次好嗎？」

說着，她指了指自己的腳。昏暗中，藉着窗邊的燈仔細地看，我不禁驚叫起來，她竟然沒有穿着鞋子。過了一會，一陣夾雜了雪花的風吹進屋內。

「快進來，繞到玄關去吧！」

我這樣說。毬繪輕輕點了點頭，往庭園走去。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遞給她一條毛巾，一邊調校室內的暖氣，一邊問道。進了大門的她，渾身濕透，雙手冷得快要結冰似的。

然而，毬繪進屋後既沒有說冷，也沒有說暖，她雙頰通紅地道：「甚麼事也沒有呀！」

接着，她脫下濡濕的襪子，赤着腳走到暖爐處取暖。喜歡倚在毬繪身

邊的小貓從門縫鑽了進來，靠到她身邊廝擦。毯繪有如籠中鳥，不向父母提前申請是不可以踏出大門半步的。今晚，她一定是看見窗外正在下雪，一時興之所至，便瞞着父母從窗戶偷偷溜了出來吧！幸好她的房間是在地下的……我望着正撫摸小貓的毯繪，才明白她爲甚麼會這樣狼狽。不久，毯繪站起來。

「喝咖啡嗎？」

她問道。我點了點頭，她便馬上開門，三步併作兩步地往廚房跑去。小貓在毯繪坐過的地方縮作一團。我愈想愈覺得她出現在這裏有點不尋常，是很可疑的。對了，她和我同住時也時常這樣神神秘秘的。她和我家中的小貓一樣，走起路來很自然、很快捷。平時要是不理她，她可以整天都呆坐在同一地方，或者睡覺。她總是懶洋洋的，整天都沒精打采。

她以前並不是這樣的。

以前，毬繪是個很活躍的人。星期一學英語會話、星期二學游泳、星期三學茶道、星期四學插花……而且學甚麼也很易上手，是一個很靈巧的人。那時只要她在場，場面便會熱鬧起來。她絕對不是一個大美人，但雙腿修長、身形也很好，五官若逐個逐個地看，雖是細了一點，但都長得很端正、很平均，給人很清純的印象。但現在只能看到她終日沉寂的樣子，這恐怕和她沒有用睫毛油、脣膏無關，也不會是因爲她已經二十五歲的緣故吧！

我想，毬繪一定是關掉了對外界作出反應的鈕掣了，因爲她認爲人生只有痛苦。

「喂，加了牛奶的。」

我呆呆地在想着這些東西的時候，毬繪笑着遞了一杯咖啡過來。

「謝謝！」

我道。毬繪和平常一樣，單手拿着一杯濃濃的黑咖啡，臉上帶着微笑。

「你打算今晚在這裏留宿嗎？」

我問道。毬繪住過的房間，到現在仍當作客房，裏面的東西幾乎一點也沒有移動過。毬繪住在這裏的那段期間，本來就連書也沒怎樣看過，幾乎每天都在家，連音樂也不怎樣聽，彷彿真的只是單單寄居這裏似的，她每天除了起牀和睡覺外，便沒有任何活動。

「不，我要回去的。」毬繪搖了搖頭道：「不回去的話，一定又會惹來諸多麻煩，還是趁他們尚未發現時返家好。剛才，只因爲希望找個人說說話，想到這時候你一定還未入睡，所以便偷偷跑了出來。」

「那麼，我借對鞋子給你穿回去吧！」我道：「跟我說話？甚麼事呢？」

「沒甚麼大不了，想出來鬆一口氣而已。」

毬繪道。

深宵中兩人都默默無言，很靜，彷彿可以聽到窗外下雪的聲音。窗戶朦朧不清，窗外白雪在黑暗中飛舞，一切都像發出了淡淡的光輝。

「好大雪啊！」

我道。

「嗯。今晚一定有積雪了。」

毬繪回答道。黑暗中，光着腳在柏油路上跑來的她，竟然不把寒冷當作一回事。長長的頭髮、又小又圓的嘴唇所構成的側面。她，若無其事地翻看着雜誌。

我把要回家的毬繪送到門口。

雪下得很大，雪片就在眼前不斷飛舞，門前的一條小路竟已被白雪和

昏暗掩蓋了。

「倘若，」毬繪笑了笑，繼續說道：「倘若明早有人通知你說『毬繪昨晚深夜死了』的話，一定很可怕吧！」

「快住口吧！不要說這些東西。我整晚一個人在家裏不睡。」

我大聲道。但實際上，由剛才開始我已想象過類似的、和現在狀況差不多的情景。

——下雪的晚上，有人赤着腳跑過來敲窗門的情景。

「說起來，昨天我夢見芳裕，已經很久沒夢見過他了！」

毬繪一邊戴上從袋裏掏出來的鮮紅色手套，一邊穿上我給她的，大了很多的鞋說道。在刺骨的寒風之中，她那句清晰的說話，很清楚地映照在黑夜之中。

「眞的已經好幾個月了。好幾個月沒夢見過他了，夢中，他穿着那件

黑大衣，背着我。我要走過那條路的時候，他卻被前面的人潮呑沒了，只能夠看見他的背影。他是誰？是誰了？我這樣問自己。追了上去要看看他，愈是接近他，心便跳得愈厲害，有點噁心，很不安。但那背影是多麼的可愛！不知爲甚麼我總覺得他很可愛。眞想飛撲過去，把他緊緊抱住。當我的手搭着他的肩頭時，我猛地記起他的名字：『芳裕！』我被自己的叫聲驚醒了。我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叫聲卻驚動了在另一間房間的母親，她走出來問道：『你在叫我嗎？』『剛才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我對媽媽說。眞的，很怕人呀！」

毬繪說完，便笑着向我揮了揮手道別。毬繪在一片風雪中消失了。

哥哥突然決定回國時，我從他的長途電話直覺地感到他跟莎拉鬧翻了。不知道甚麼原因，只是直覺地感到。

「這裏已沒有我的事，我要回來了。」

哥哥說。

「我去接機好嗎？」

我道。逃學到成田機場去一趟也不賴呀！我心裏這樣盤算。

「要是有空便來吧，我請你吃飯。」

哥哥說。

「太好了。我也很清閒，呀，對了，還叫誰一起去好呢？送行時的女孩子？」

話筒裏又傳來了哥哥的聲音。

「唔……你給我叫毬繪來吧！」

毬繪。

那一刻，我竟無法想象哥哥所叫的名字就是表姊毬繪，我躊躇了一

會。

「毬繪？爲甚麼又……」

「她寫了好幾封信給我，半年前還到過這邊，並和莎拉一起，三人共吃了一頓飯。我回來這事，你替我告訴她一聲吧！」

那時候我才完全明白，哥哥已經喜歡了毬繪。哥哥沒有半點掩飾地把她的名字說出來。

哥哥和毬繪自小便互相傾慕，這份感情遲早也會轉變爲愛情。隨着年齡的增長，那份愛意也會日漸轉濃，把人緊緊地糾纏着。

我掛了電話給毬繪，問她去不去成田機場。「去呀！」毬繪道：「有一次我曾經到NY，返國途經波士頓時探望過他。」

「我們一起吃晚飯。是和莎拉一起，三個人的。莎拉變了很多，瘦了、成熟了、很少說話，也沒有笑。芳裕卻和平常一樣，很開朗，無論在

波士頓也好，日本也好，都是老樣子。他對莎拉也一樣，沒有改變。只是莎拉變了，她好像已經很累似的。我不知道眞正原因，總之就是感覺到兩人快要不行了……因爲這樣，回國後便寫了一封信給他。然而，芳裕只給我回了一封很普通的信，說莎拉很好，是個好女孩，他很懷念日本、很想吃鹹鱈魚魚子等。我一直都覺得芳裕是個很好的男孩。眞的，眞的這樣想。在那波士頓晚上的透明空氣中，我一直凝視着自己。他在關心自己的女孩子面前，從來不說現任女友的壞話。旅行途中醉了的我，反省自己的過去，就好像自己的心被洗滌過似的，於是，我給他寫了一張道歉的明信片。他眞的是一個好男孩啊！」

結果，我叫男友駕車接載毬繪到機場。

某個有點涼意的美麗秋日。下午時分，透明的陽光穿過機場候機大堂的玻璃射了進來。飛機稍爲延遲到達。機場廣播器播出了這消息後不久，

乘客便三兩個、三兩個地開始走出來。

毬繪把長髮編成一條緊緊的馬尾辮子。那馬尾辮紮得緊緊的，像連內心也紮得硬硼硼似的，無法鬆弛下來。

「毬繪，你怎麼了？」

我問道。

「我……我到底怎麼了！」

毬繪道。她穿了一件藍色毛衣和淡灰褐色的緊身裙。與大堂的白色地板相映之下，她仿如電影的女主角，端莊的側面正目不轉睛地看着顯示班機升降資料的熒光屏。在她的周圍，雖然還有很多來接機的人，但她畢竟太特出了，令人一眼就可以看到她的存在。等了很久，哥哥還沒有出來，周圍已經出現了多次重逢的場面，排着隊出來的乘客也沒有了。我拉着男朋友的手道：「好遲啊！」我沒有看那人龍，也沒有看那熒光屏，只看着

毬繪，我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漂亮的站立姿勢。當哥哥推着巨大的皮箱，姍姍來遲地走出來時，毬繪即用雙手分開人羣，像在夢中似的，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撲到哥哥的身旁。哥哥較我送他出國時憔悴了一點，也成熟了一點。

「喂！」

哥哥看見了我們，舉手跟我們打個招呼，接着，馬上望着毬繪道：

「毬繪，好久不見了!!」毬繪微微一笑，用比任何時候都要成熟的語氣大聲叫道：「芳裕，你回來了！」

在人聲鼎沸的大堂裏，那低沉的音色傳進了我的耳朵。

「啊，原來他們早已經是一對戀人了！」

甚麼也不知道的男朋友說道。我心裏卻暗暗希望他們今後能成爲一對戀人，於是微微地點了點頭。我看見毬繪好像有很多話要對哥哥說似的。

哥哥則唯唯諾諾地點着頭，一隻手搭在毬繪的肩頭上。

「昨晚午夜，毬繪來過嗎？」

母親在吃早餐時問道。

「你怎知道的？」

我吃了一驚地道。

「昨晚我起來上廁所的時候，看見她一個人在漆黑的廚房裏泡咖啡。我睡得糊塗了，忘記她已經不住在這裏，竟對她說：『還沒有睡嗎？』她聽了之後，笑着說：『是的，嬸嬸。』於是我也很滿意地返回房間睡去了。呀，原來眞的不是做夢。」

「嗯。她是突然走來的。」

我道。晴空下，陽光照在白雪上，令窗外耀眼得使人目眩。每次看見

這光景，不禁心煩意躁起來。電視傳來了報導員大聲報導新聞的聲音，屋內又回復生氣，母親送了父親出門後，和我一起進食那頓很遲的早餐。

「她和那邊的家人，相處得不好嗎？」

媽媽道。

「媽，甚麼那邊、這邊了，人家毬繪本來就是屬於那邊的家嘛，而且父母還健在。」

我笑道。其實我也很明白母親想說甚麼。

「和她一起過了一段日子後，發覺漸漸喜歡她呢！」

媽媽道。這一年來母親已經不再提起哥哥的事。取而代之的是，她很關心毬繪，希望藉此沖淡過去的傷心事。自己生下的、撫養的孩子，就這樣白白失去，簡直就如一場虛幻的夢境，有時我會這樣想。這是無法想象、無法令人相信的。我一邊啃麪包，一邊應着媽的說話。毬繪住在我家

的時候，一直都幫媽媽做家務、搬行李等，這些工作正好給閒在家中無所事事的毬繪散散悶。然而，縱使這樣，吃飯時她總是面露笑容地說：「很好吃！」洗澡時若和我碰在一起，她總伸伸手然後說：「你先吧！」那良好家庭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個人修養，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可惜，毬繪卻未能在我家長住、生根。她只能像Q太郎或叮噹一樣，暫住了一段時間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已，她的存在有若幻影。

在我家中，毬繪唯一給我們活生生的感覺的，就是哭的時候。到了後期，她已經很少哭了。記得毬繪最初來到我家時，每次我在晚上往廚房去沖咖啡時，都一定看見她坐在客廳裏哭泣。晚上一陣陣的抽泣聲，像黃梅雨時節的長命雨般襲人心頭。我記得當時我曾一度因此而憂鬱起來，就像到了世界盡頭般空虛、無望。還有，那時候毬繪若一個人留在家裏的話，一定會走進哥哥的房間。當我從街外回來，發現毬繪不在而擔心地走上二

樓找她時，往往會從半開着的房門門縫中，看見她在哥哥那間充滿色彩的房中，瑟縮地躲在一角飲泣。在浴室也是這樣。每次準備待毬繪洗過澡後進入浴室，而在走廊與渾身散發熱氣、滿臉通紅的毬繪相遇時，總發現她的雙眼又紅又腫，大家擦肩而過的刹那，還會聽見她不住地抽泣。浴槽的水不是被她的眼淚也弄得帶點鹹味了嗎……我常常這樣邊想邊走進浴室，在燙熱的蒸氣中，心裏總是很不安樂。

眼淚眞的可以令人康復過來嗎？

毬繪就是這樣地哭呀哭的，後來卻漸漸不哭，最後終於返回自己的家去了。

「你若是碰見她，叫她有空再來坐吧！」

媽媽說。

「嗯。要是碰見她就對她說吧！」

我說着，站了起來。

回到學校，交了幾份功課後，決定收拾一下儲物櫃，於是便往儲物櫃室走去。一到儲物櫃室，便發現一封信，那信用膠紙貼在我的儲物櫃上。我取下來看了看，原來是朋友研一給我寫的。信上這樣寫道——

「還錢給你。

後天中午給我電話。 研一」

研一向很多人借了錢，結果因爲沒法償還而跑了，沒有再到學校來。我共借了五萬日圓給他，結果他一文錢也沒有還給我便失蹤了。哥哥的性格也是這樣的，所以我有點明白研一。他向大家所借的錢，總額似乎很巨

大，大家都很氣憤，我卻看得很淡，有時看到一些自己喜歡的、想買的衣服時，才會無可奈何地想：「唉，要是有五萬日圓……」不過只此而已。他是個好人。但好人和借錢不還是兩回事，哪有好人借錢便一定會償還的道理……我這樣想，但他爲甚麼要還錢給我呢？眞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歪着頭，將那封信摺好，放在口袋裏，然後走過還有點積雪的校園。

「唏！芝美。」

傳來了叫喚我的聲音。一看之下，看見田中同學站在那裏。他也是研一的其中一個債主。

「喂，研一有沒有對你說會還錢呀？」

我試探地問他道。

「哪有這等好事！別開玩笑了！我借了三萬日圓給他，他拿了那筆錢和女友去了夏威夷。」

看來他眞的很生氣。

「夏威夷？」

「是呀，聽說他最近還結識了一個仍是高中生的女朋友。」

「哦？那麼，他回來了嗎？」

「天曉得！」

「啊，是這樣。」

看來，他只打算把錢還給自己喜歡的人，我邊想邊點了點頭。

「爲甚麼這樣問？他找過你嗎？」

田中同學問道。

「不，沒有呀！」

我搖了搖頭。難得研一願意自動還錢給我，實在不想把事情弄糟。

「……呀，說起來，最近我常常遇見你表姊。」

「在哪裏？」

我追問道。

毯繪和田中同學曾見過面的。

「甚麼地方……唔……在那個十字路口不是有些甚麼道端、迪里斯等通宵營業的店鋪嗎？大概就在那裏，在晚上見到她的啊。」

「晚上？」

我微微頷首。原來毯繪不單止昨晚出外遊蕩。她沒有晚上出外夜遊的精力，她的夜遊是病態，像夢遊症一樣，充滿了彷徨。

下雪晚上，她抬頭所見到、從我房間窗戶透出來的燈光，該是怎麼模樣的？倘若從室內望向外面是一片漆黑的話，那麼室內的燈光一定是又明亮又潔白，令人感到很溫暖的吧！

我這樣想着，不禁有點傷感起來，接着，跟田中說了聲再見，便和他

擦肩而過，各走各的了。

不知可否在那裏見到毬繪呢？兼職工作下班之後，回家途中順道往那間很昏暗的店舖去看看。店舖的燈光很昏暗，這裏剛好在墳場對面，所以周圍都很昏暗。

毬繪在店子裏。我走近把手肘支在桌上的毬繪，叫了一聲：「毬繪。」

「呀，你來得正好。」

毬繪道。然後指了指放在旁邊椅子上的一個紙袋。

「甚麼來得正好呀？」

我就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道。

「紙袋裏裝着你的鞋呀！」

「是嗎？」

我笑了。

「是的。」

毬繪笑着把那個伊勢丹的紙袋遞了過來。紙袋裏那對屬於我的舊鞋，一定被擦得乾乾淨淨，放在一個漂亮的盒子裏吧！這種有涵養的做法，正是出於毬繪在已經失去了的過去中所養成的習慣。我這樣想着，像觀看亡靈般很憐憫地目不轉睛地看着她。

「毬繪，你本來打算到我家的嗎？」

我問道。

「不，唔，看見你家的窗戶暗暗的，所以準備就這樣回去。」

毬繪道。我點了杯氈酒加水後，把母親的說話告訴了她。

「媽說叫你日間來。若晚上來就好像做夢一樣沒意思。」

毬繪哈哈地笑起來。

「那一晚，嬸嬸眞的睡糊塗了。我覺得她問得怪怪的，於是便順着她的意思應了她。」

「她也是這樣說的呢！」

我道。之後，兩人默默地喝起酒來。毬繪瞪大了眼睛，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車。那表情，並不讓人覺得有甚麼不幸。但還是少女時代的她，是最不習慣玩得太晚的，她絕對不會到深夜也不睡覺。即使互相探訪也好，每每超過十時便要睡覺了。這樣一想，眼前的人彷彿已經不是我以往熟悉的表姊，而是另一個人似的。

「莎拉懷孕了，你知道嗎？」

突然，毬繪道。

「嗄？」我愕然地應了一聲。我在腦海裏正四處找尋莎拉和懷孕這兩

個字眼。一片茫然。好不容易才明白過來。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

「是嗎。我也是突然想起來的，在這昏暗的、樂聲喧嘩的地方，我常常會無意地想起一些舊事。還有，剛才那張桌子不是有一個藍眼睛的人嗎？看見他，我便不禁想到——莎拉現在怎麼樣了？」

「是哥哥的小孩嗎？」

「嗯，這可不知道了。哈！哈哈！」

毬繪笑道。

「莎拉一直以來都是一腳踏兩船，一個是青梅竹馬，另一個是芳裕。但是，你也知道的吧，很多男孩子在家鄉有一個女朋友，在大學也有另一個女朋友的。莎拉只不過把這種情況國際化了而已。聽說芳裕也是到了波士頓之後才知道的。芳裕是日本人，他知道自己遲早也要回國，於是便自

動抽身而退。但聽說莎拉不願意，阻止了他，不過到了下半年，他們三人的關係糾纏不清，芳裕最怕這種情形，於是便從三人之中逃了出來，但身在外國，哪有地方可以逃避呢！無依無靠的。然而，莎拉也是剛到日本便認識了芳裕，她是眞心喜歡芳裕的，她也很痛苦吧！我和芳裕還沒有甚麼關係時，莎拉也說了很多事給我聽。她告訴我有另一個愛人在波士頓，又說很喜歡芳裕，但因大家國籍不同，她自己現在雖然可以用學生身分留在日本，但終有一天要回國……很痛苦。莎拉懷孕的事，不知道是信口開河還是眞有其事，但倘若是眞的，那也一定是波士頓那傢伙的。芳裕生前這樣說過。」

「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說道。腦海裏翻起了種種事情。

我不知道的，當然不單止是莎拉懷孕這件事，她在波士頓有愛人的事

我也是一無所知。那一天的莎拉，只是把在日本時的夢想告訴了戀人的妹妹吧！她只是想在我這個天眞無邪的女孩子面前，炫耀她和我哥哥是一對天造地設的情侶而已吧！我不期然憶起替我做功課的莎拉，她那一絡金黃通透的劉海、晶瑩無瑕的眼睛。不，那時候的莎拉是認眞的！她的眼神告訴我，盼望一切也能夠順順利利……說不定，她那個在波士頓的情人，就是她提到的營商類型的男人吧？又或者哥哥只不過將莎拉的人生扭曲了，然後消失而去吧！

……怎樣想也好，我都是無法明白的。唯一可以明白的，是當時的莎拉已經是一個大人。她是比我、比哥哥、比毬繪都要可憐的一個大人。

我慢慢醉過去了，醉眼中，我發現夜店裏正慢慢地、靜悄悄地昏暗過去，令人不由得大吃一驚。然而，縱使是這麼昏暗，眼裏卻清晰地浮現毬繪的輪廓，它比起任何人的都要清晰，比起坐在遠遠的酒吧裏，正和客人

交談的面帶憂鬱的女孩子的，比起那和男友正在親熱的長髮美人的，比起坐在窗旁邊看雜誌邊抽煙、滿臉稚氣的女孩子的都要清晰。我迷迷糊糊地痴想着。

「嗳……莎拉現在不是到了日本嗎？」

毬繪道。

「爲甚麼又來了？她只是一個留學生而已呀。而且是幾年前的留學生。哥哥死的時候，她也沒有來。」

我驚愕地說。這樣，大概毬繪也明白，我並沒有隱瞞她，我眞的不知道莎拉是否來了日本。毬繪的表情稍稍放鬆了一點道：

「昨天，我接了一個很奇怪的電話。」

「怎樣的？」

「對方只說了聲『是的』，便一言不發了。再待一會，便傳來了一把

說英語的男人聲音。當然，那可能只是用類似NHK的英語會話教室的錄音接駁過來的電話……然而，在那段沉默的時間裏……對方好像想說甚麼，但又猶豫不決似的。」

「……是嗎。」

我道。坦白地說，我對莎拉的事已經一點也不關心，我擔心的是毬繪，她竟可以把和死去了的哥哥有關連的事，如數家珍地逐一說出來。

「以後知道甚麼，一定要告訴我呀！」

我這樣說，毬繪微笑了。

道別時，毬繪竟然還把現在當作下午似的響亮地說了聲「再見」，然後急步走了。我清楚地聽見柏油路上響起鞋聲後，才開始踏上夜歸之路。

很久以前，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家裏曾一度出現問題，因爲爸爸有

了外遇，結果父母都離家而去，我記得那時正值隆冬。

那次本來和平常一樣，爸爸不過是偶爾逢場作興罷了，但媽媽氣得歇斯底里，丟下我和哥哥，一個人返回娘家，爸爸也跟着到她家去了，但始終無法把事情擺平，也根本沒有考慮過單獨留在家裏的兩個子女。於是，我們首先叫毬繪到家裏暫住，繼而用爸媽在慌亂中留下的現金卡提取了很多金錢，買下想買的東西，而且每晚都喝酒喝至深夜。當時只是十八歲的毬繪，在我眼中已經是個很漂亮的女人。

對了！那時候，我們三人一起睡過。

也是下雪的一天，那一晚很寒冷，冷得連廁所也不願去。窗外傳來陣陣刺骨寒風的呼嘯聲。

屋內很溫暖，我們三人都吃得飽飽的、喝得醉醺醺的。那一晚我們和衣而睡，就睡在小桌子暖爐旁，哥哥最先呼呼入睡，毬繪則睏得迷迷糊糊

地躺下，我也睏得不得了，一聲不響便倒臥了，倒臥時，剛好和毯繪的雙眼對望。「睡吧！」毯繪這樣說着，並半坐起身來說了聲「晚安」，然後在哥哥的臉上親了一親。她看見我一臉驚愕的神色，便笑了笑，然後公平地在我臉上長長地吻了一下。

我向她說了聲「謝謝」。毯繪向我微笑，然後若無其事地躺下，合上了眼睛。沒有聲音、被大雪封閉了的深夜之中，我望着那映照在雪白肌膚上的眼睫毛陰影睡過去了。

這樣地過了四天，父母才回來。他們看見我們這幾個身穿艷麗衣服、喝得醉醺醺的小孩，都大吃一驚，並立即揪醒了在醉夢中的哥哥，狠狠地罵了他一頓。

哥哥卻一點也不甘示弱地道：「我們以爲爸爸媽媽要分手，害怕得不得了，所以才會這樣做。」哥哥把爸媽都說得哭起來。那一刻，實在令人

太興奮！

那時候，晚上一下子變得大放光明起來，好像永遠也不會完似的。眼裏閃動着淚光的哥哥那一邊，好像出現了一幅很遙遠的景色。

好像一幅廣闊的全景一樣。

那可能就是小孩子心目中「未來」的景象吧！那時候心裏想，哥哥是絕對不會死的，只是在一個晚上與一個晚上之間旅行而已。

對，哥哥的下半生幾乎都不在家度過，對我來說，哥哥並不像小時候的他，而是變成了一個和我素未謀面的男人一樣。

然而，和毬繪閒談的時候，在炎夏調大屋內的冷氣，一家人在一起各自發牢騷的時候，或颱颱風的晚上等等，哥哥的影子都總會令人很緬懷地在腦海浮現。哥哥這個人，無論遠看、近看，還是他在世時，都是那樣子。那樣子突然浮現眼前，令人思潮起伏、心痛起來。

大清早，電話響了。

電話就在我的房間旁邊，我迷迷糊糊地去拿起話筒。

「喂，這裏是山岡宅。」

我這樣說的時候，話筒裏傳來了「呀」的一聲，那是一把充滿詫異的女性聲音，正如毯繪所說的，是莎拉嗎？我這樣想着，試圖把聲音和遙遠的記憶嵌在一起，但一點頭緒也沒有。很像，但也覺得不一樣。

「莎拉？」

我問道。

一陣沉默，我覺得電話將會被掛斷。默默地，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我是剛剛被驚醒過來的，腦袋還不能夠很有條理地思考，不知怎的，雙腳竟好像晃晃蕩蕩的，思緒被捲進迷迷糊糊的漩渦去了。

倘若這就是莎拉、倘若她現正在日本，還有，倘若她因其他理由而不可以公然地說話，又不可以告訴我們姓名、倘若她只是想確認一下，以前的朋友是否還在這裏……

這一切都只是我的推測。對方依然沉默，甚麼也沒有說。

「等一等，莎拉！」

我道。好不容易才在睡夢中的海洋找到一句英語。電話沒有掛斷，我繼續說話。

「我是芳裕的妹妹芝美。

我們見過好幾次面的，也通過信。

我已經二十二歲了。

莎拉你也改變了很多吧！

雖然我們之間可能已經沒有任何關係，畢竟我們還是惦念着對方的。

前幾天，我偶爾發現了寫信給你時的草稿，想起了你替我做功課的情景，眞叫人懷念！」

我不說話的時候，話筒傳來一些嘈雜聲，好像有人在她背後經過似的，很喧嚷。過了一會，又再靜下來。接着，耳朵好像聽到一陣陣嗚咽聲，而且聲音正漸漸增強。我不禁一陣驚愕，叫道：

「莎拉？」

莎拉在哭。

「Sorry……」

聲音很微弱，但的確是莎拉的聲音。

「莎拉，你來了日本？」

太好了，我們可以對話了。我邊想邊問道。

「是的，但是，我們不能見面。」

莎拉道。

「你和誰一起來？是男人嗎？你不可以在房裏打電話嗎？那裏是酒店嗎？」

莎拉沒有答話，只在那裏哭。接着她道：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還很好而已。聽見你的聲音，不禁感觸起來，勾起了往事……想到以前在日本種種快樂的事。」

「莎拉，現在幸福嗎？」

我問道。

「嗯。我結了婚。」

電話的那一邊，第一次傳來莎拉的笑聲。

「我很好，並沒有遭遇不幸，放心吧！」

「是嗎，太好了！」

我道，莎拉突然這樣問道：

「芝美，告訴我，芳裕死的時候，還是一個人嗎……我的意思是，有沒有真正的愛人？我好想知道。」

我知道莎拉一定早已洞悉到了。毬繪到波士頓的時候，她從毬繪的眼神，還有哥哥的眼神中早已猜到一切。哥哥每次望着毬繪的眼神都是很與別不同的，那是很奇異的眼神，彷彿可令人的心境一下子清淨過來，又像在徵詢對方，好像在探知對方是否活着、動着、是否在跟前笑着似的。

這一切，莎拉一定早已發覺了。

「是的。一個人。」

說話中充滿了虛假。

「他有女朋友，但都不是愛人。」

「是嗎……對不起，問了這尷尬的問題……到了日本，心情已放鬆過

來。能夠和你說話，感到很欣慰。這一切都全靠你才得以實現。」

莎拉道。現在的她再也不是那個迫不得已打電話來，但又不敢說話的莎拉了，而是我所認識的很冷靜的莎拉。

「保重啊！我要返回房間了。」

莎拉道。

「嗯……再見了！」

我道，整個人也清醒過來。窗外晴朗的天空和烏雲形成很奇妙的層次，屋內卻充滿了令人悲哀的光亮。這天氣眞怪，我心裏這樣想着，對莎拉說：「莎拉，祝你幸福，眞的，祝你幸福！」

「謝謝，芝美！」

說完，電話掛斷了。

——我好像完成了一件甚麼事情似的，整個人感到很悲哀，那感覺很

怪。之後，我不禁爲毬繪單憑一個無言的電話，便猜到莎拉已到了日本的本領而驚嘆。毬繪告訴我的時候，她的目光沒有半點躊躇。她是知道的。或許，迷失在夢境與現實之間的毬繪，可能會很輕易知道打電話來的人會是誰吧！

下午，給研一打了電話。因爲今天是他約定了要還錢給我的日子。

「喂、喂。」

「喂，是芝美嗎？」

「你要還錢給我吧？」

「呀，對呀，兼職那裏發了薪水，借你的錢全還給你，一文錢也不少。」

「你不是拿了我的錢去夏威夷嗎？」

「夏威夷？別開玩笑了，我去了熱海，是熱海呀！」

「大家都說你去了夏威夷的呀！」

「一定是他們以我借下的總額，胡亂推測出來的吧。全都是蠢材！田中的錢，我不會給他了。」

「你到熱海？有甚麼事？」

「往後再告訴你吧！你想在哪裏等？一切都遷就你。」

「K酒店大堂，一時。」

我曾經聽說過，莎拉的父親來日本的話，很多時都會入住K酒店。或許會在那裏遇上莎拉，心裏這樣想，所以故意相約在那裏等候。剛才，我打過電話到酒店的櫃枱詢問過了，他們的答覆是沒有莎拉這位住客，然而，我並沒有因此而絕望。

「OK！」

研一說完，掛上了電話。

偌大的酒店大堂，雖是人來人往，但氣氛有若空無一人。我到達時，研一似乎還未到，我坐在沙發上，環視四周。

到處都是外國人。哪裏有莎拉的蹤影呢？在這外國人雲集的大堂裏，一名穿着畢挺西裝、貌似商人的外國人，在這高大的大堂裏，像演奏般滔滔不絕地說他的英語，漸漸，我整個人也看得呆了。

過了不久，研一才在透明破璃門的另一面出現。

「你看，錢！」

研一站在座位前，先把信封遞了過來。我默默地接過信封。根本毋須道謝。

「現在你有時間嗎？」

「有呀，沒有別的事。」

「我請你喝茶！」

研一說着，就在我的對面坐了下來。

「哼！人和謠傳都是可怕的東西。甚麼夏威夷了，我倒想真的去玩玩！」

「那麼接近二十萬日圓的巨款，你用在甚麼地方？要是不想說，我也不會勉強你的。」

「說出來也毋妨。用來在熱海作豪華遊呀！一天這間、一天那間的，專挑最好的旅館住，每天吃的都是好東西，出入都坐車。兩個星期，足足住了兩個星期。你看，皮光肉滑了不少吧？是嗎？」

「和女友一起嗎？」

「是的。」

「聽說是高中生。」

我笑道。

「你好厲害啊！」

我這樣一說，逗得研一大笑起來。

「你錯了！是短期大學的學生。好厲害的謠言，到底吹到多大了，讓我再多失蹤幾天看看。」

「謠傳就是這樣的了。你愈是不還錢，便愈吹愈大了。但是，熱海兩周遊會太悶了吧！」

「就是喜歡夠清閒……唔……離開了一般日常生活，做甚麼也可以。女友的父母最近離了婚，可憐得很，想帶她出外散散心，但到外國去太累了，於是便計畫找個有溫泉，又不會覺得太悶的地方。熱海是最合適的，一切計畫周詳，可惜，我就是沒有錢。」

他笑道。

「原來如此。」

「一個人要是開始意志消沉，便好像沒完沒了似的，我陪了她幾天，連我也好像變得有點怪怪的。唉，她遭逢巨變，也難怪她，沒辦法！例如大家約定了時間，我和平時一樣遲到十五分鐘左右，她便累得不得了，並且會哭。爲甚麼這樣，又不是常常見面，爲甚麼要一下子變了臉！我受不了，不知道她還會變成怎樣，我倒先變了臉。」

「這也難怪你啊！」

我笑道。

哥哥和毬繪從來沒有想過，毬繪的父母會這麼強烈地反對他們來往的。但倘若我是毬繪的父母也會這樣做。好辛苦才養育成人的女兒，既讓

她學鋼琴，又讓她學英語，怎會眼巴巴地看着她和一個風流成性的男子交往。

我是最清楚他們的情況，既眼見他們在誰也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墮入愛河，也知道他們在戀情公開後，偷偷摸摸地暗中相會。那兩種環境，簡直就如光明與黑暗般有天淵之別。然而，哥哥和毬繪好像挺幸福的，哥哥在這巨大的變化中找到樂趣，而毬繪則因瞞着父母和哥哥談戀愛而感到刺激、感到歡喜。

響了兩下便掛斷的電話，是毬繪來電的暗號。

隨着這鈴聲，響起了哥哥往電話走去的甜蜜腳步聲。

哥哥遇上交通意外，送院急救後死了。其實他是在趕赴毬繪的約會途中遇事的，這秘密只有我家的人才知道。爸爸是大醫院的外科醫生，本

來，要是知道哥哥遇上意外，把他送往那裏的話，可能還有一線生機。

沒有甚麼比那一次的遭遇更令人難受。我和毬繪這麼意志消沉，都是那一次的「等待」引起的。那一天，毬繪在車站前的店子裏等別人。我和她都在這店子等人，那是一間很光亮的店子。我喝了很多杯咖啡、吃了兩個蛋糕，又喝了檸檬汽水、雪糕……足足等了五小時，最後頹然而返。毬繪返家後卻知道意中人死了。

事後，毬繪這樣對我說：

「那天我的胃好像變成黑色，如黑洞一樣，甚麼也可以裝進去，多少也可以。我的心，只一直盯着門口，像死了。翻閱雜誌時，只會一個勁地翻，卻甚麼也看不進心裏去。腦海裏只有芳裕的壞處不斷地增多，隨着時間過去，那陰暗面慢慢在體內擴展，覆蓋了全身。那黑色的東西一直沒有退走，回家時已是晚上。心裏想，回家後邊睡邊等電話，他一定會有理由

的，只要能和他說話，一切便眞相大白了。」

被封閉了的心，一直在等。

「走吧，好嗎？」

研一站了起來。

「唏，今天太高興了，你竟然還錢給我。簡直仿如做夢。」

我道。說得太過分了！研一笑着，跟在我的後面，經過沙發，向通往大門的地毯走去。我的一雙眼還四處張望，尋找莎拉的蹤影。正在這時，我發現了一個背向我站立的金髮女郎，她的背影和莎拉的相似極了，無論服式、髮型、身高都相似極了。

我對研一說：

「對不起，我看見一位朋友，失陪了。」

「要是再聽見甚麼謠傳，記緊要告訴我啊！」研一說完便走了。

我步履蹣跚地往那女人走過去。地毯軟綿綿的，叫人踏上後心裏受用極了。由於太專注地看那女郎，以致腰部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也渾然不覺，我歪了歪身，又保持平衡。正要看看是甚麼東西撞着我的時候，才發現一個外籍小朋友摔倒地上，我拉着他的手，扶他起來。

「Sorry!」

當我看見小孩的雙眼時，不禁怔住，心裏亂跳。小孩的頭髮是啡色的，雙眼則是深啡色的。我慢慢調正自己的視線，繼續凝視那個小孩。

「是莎拉的孩子、是哥哥的！一定沒錯！」

我在心裏不斷地喃喃自語。

這樣的眼睛，我從沒有在其他地方看過。那堅定的目光、稍稍撅着嘴的表情、穿着外套後那肩膀的線條……把我所有的記憶都喚醒了。告訴毯

繪去。我心裏想。告訴毬繪比告訴媽媽、告訴爸爸更重要。我拚命地擠出溫柔的笑容。這笑容，甚至沒有向任何一個男友展示過的——心裏想，今後再沒有相見的機會了吧！

「你沒事吧？」

我問道。小孩微笑地點了點頭，站起來，背着我快步走了過去。莎拉！就在小孩子的前面。

我現在才恍然明白剛才站在櫃枱前的女子，其實並不是莎拉。因爲莎拉實在改變得太大了。但是站在小孩前面的，的確就是當日的莎拉。

她就是很耐心地教我怎樣發音讀「冰箱」這個字的莎拉。她的臉上還留着少女時代的一點痕迹。她，正是有點懦弱、樸實的莎拉。

眼前的莎拉穿着一件整齊的深藍色套裝，頭髮剪短了。她挺直地站在一個大行李箱的旁邊。在她身邊，有一個金髮的小女孩。剛才的少年走了

過去，和小女孩很親暱地說話。他們是兄妹吧。接着，一名美國青年付賬後走了過去，好像在說，要你久候了。

就在這時候，莎拉發現了我。

莎拉那對純藍色的、透明的眼睛，先是一陣驚訝，但，那驚訝一瞬即逝，接着，她緊緊地凝視我，像在確認眼前的我似的，她的眼睛眨了一次又一次。跟着嘴脣微微嘶起來。

我現在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這便是莎拉不想見毬繪、不想見我的原因。然而，到了日本，不給我們打個電話的話，她又心裏難受。爲了表示明白她的處境，我用力地向她點了點頭，然後轉過身去。心想這個幸福的美國家庭很快便要步出酒店離去吧。莎拉一定還多次回過頭來望向這邊吧。

過了一會，我再轉過身去確認他們已不在那裏，才軟身坐倒沙發上。

腦袋有點發暈。拉過那小孩的手的一雙手，還感覺到一陣灼熱，好像有甚麼東西正要改變似的。

他們離去後的大堂，一切都變得那麼空虛，像甚麼東西也沒有留下似的。情侶的喁喁細語、人羣走過的腳步聲，在不斷重複、流逝而去。

疲乏不堪地返抵家裏。

開了大門，家裏一片寧靜，媽媽好像出外去了。我逕直往洗手間去，一邊洗面，一邊對着鏡子，發誓一生也不把今天所見到的告訴任何人。對着鏡中面形輪廓與哥哥都很相似的自己，那深啡色的眼睛又再次浮現腦海。既然已經看到，那是沒辦法的。那不是偶遇，是我故意去找他們的呀。正因爲這樣，令我更感頹然。

換了衣服，剛經過客廳的門，往自己的房間走去時，傳來了一聲叫喚聲。

「芝美？」驚愕之餘，連忙開啓客廳的門。毬繪竟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就好像一直住在我家時一樣，她的雙眼瞇成一線，一副很睏的樣子。這是怎麼回事，眞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你爲甚麼會在這裏？」

我問道。

「你昨晚不是叫我白天來玩的嗎？所以便來了。但又沒有一個人在家，所以……呵……」

毬繪打了個呵欠。

「爲甚麼不睡在客房呢？這裏睡得不舒服的呀！」

我道。毬繪像小孩子午睡一樣，身體蜷縮成一團。

「嗯，房裏太光亮了……」

她這樣一說，我才想起來，客房的窗簾都拿去洗了。毬繪還在半夢半

醒地喃喃自語。那雙眼睛，就像很睏時往遠處望去一樣，很美！

「天陰了！」

我關心地對她說，然後朝毬繪對面的窗門走去，把窗簾拉開後，整個房間馬上充滿了白茫茫的光亮。我望着滿布密雲的天空說：「可能會下雨或者下雪了。」

就在這時，毬繪突然跳起來，雙眉緊鎖，緊緊地盯着我，一雙眼睛痴痴呆呆的。

「甚麼？甚麼事了？」

我很不安地問道。毬繪彷彿也感到我的不安似的。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反常的樣子了。

「你聽着！」

毬繪一邊說，一邊摸着我剛才觸摸過孩子的手，並呆呆地抬起頭來望

着我，問道：「你和芳裕見了面？」

聲音很微弱，很不容易才可以聽清楚。我暗吃了一驚，像掙扎似地甩開她的手。然後用乾涸的聲音「嗯」的應了一聲，給她一個很奇怪的回答。

「嘿，眞奇怪，我在說甚麼？怎可能再見。剛睡醒，竟像還在夢中一樣。」

毬繪按着太陽穴道。

「哥哥已經死了呀！」

我道。

「我知道。」

毬繪如常地答道。

「剛才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你和芳裕談話。那裏……好光亮，好像在

一個大堂裏似的。」

我甚麼也沒說。只是應了一聲「是嗎」，內心卻好像有甚麼要滲透出來似的。

「呀！眞的下起雨來了。」

毬繪望着窗外道。

天空昏暗一片，豆般大的雨點落在地上，雨聲覆蓋了整條街道。昏暗的、一片灰黑色的天空一直伸延至遠處的天際。飛機已經在機場起飛了吧。又或許，這家已無緣再會的人，正在機場的大堂裏融洽地傾談呢！像迎送哥哥的時候一樣，到處傳來歡叫聲，相機的閃光燈，不時照亮大堂的地板。我好像找尋答案似的，腦海裏不斷浮現出當時的情景。

「毬繪，今晚一定會下雪的呀。我替你打電話給你媽媽，今晚就在這裏住一晚吧！」

「嗯。就這樣吧！」

毬繪說。她背着我在看雨。我靜悄悄地走出房間，把門關上。

好不容易才拿回欠款，我決定去買些東西。我打着傘，出門去了。

下雨的下午，百貨公司意外地一片光亮、暖洋洋的，到處飄溢着潮濕的氣味。我到書店買了很多書，又買了幾張CD。店裏每個部門都冷清清的，但很整齊。人客稀少，店員也顯得分外溫文、有禮。

買了這些東西後，還有餘錢，於是便往喝茶。之後又買了一件恤衫。那恤衫是我很喜歡的，買了後滿心歡喜地乘扶手電梯離去，經過了睡衣部。我猛地想起毬繪今晚在我家住，於是馬上給她揀了那件掛了出來、藍色的、有皺邊的、看起來很暖和的睡衣。有了這件睡衣，即使她晚上要起來也不怕着涼了，因爲這件睡衣甚至可以當大衣披在身上。

「是送禮的嗎？」

店員問道。

「呀，是的」

我這樣答道。店員在盒子上加上了一條紅色絲帶。

毬繪睡覺時，常常穿得很單薄，所以才令我想到要送這件睡衣給她。

哥哥死了不久，毬繪一度離家出走。毬繪說，那並不是對於雙親爲了令她淡忘與芳裕的戀情，而老是要她託詞盲腸有問題向公司請假這一事所作出的任性反叛行爲，那是因爲她實在太累了。我相信這是她的眞心話，因爲那時她根本完全沒有把可憐的雙親看在眼裏。我很害怕，害怕自己流淚，害怕在昏暗中會擁着家裏以外的人，所以一直都沒有見毬繪。甚至知道她離家出走後，也不覺得有甚麼大不了似的……而實際上，當時的我是自顧不暇。

毬繪離家出走後一個星期左右，毬繪的母親半瘋狂似地再打電話來，那時候，我才決定幫她的忙。我知道毬繪在哪裏。

已經快要春天了，那是陽光暖融融的、空氣中洋溢花香的一個下午。我連外套也沒有穿上便往乘電車去了。

毬繪和哥哥在鎮裏租了一個小單位，作爲秘密相會的地點。毬繪除了往那裏去之外，便別無他去。我這樣想。倘若她在那裏死了……我在車上反覆地想着。窗外，春天的景色不斷往後倒退。車上的人神色詳和，沒有甚麼特別的表情。要是趕不及，到那裏可能只會見到她的屍體。到時，我會後悔嗎？淡淡的光芒透進車廂。我一定不會後悔的。當時，我真的這樣想。

我到管理處去，告訴他們我是戶主的妹妹，拿了鎖匙，慢慢地乘搭電梯上樓去了。按響門鈴，但沒有人應門。我把鎖匙插入匙孔，開了門，走

進屋內。屋裏很暗，也很冷。所有的百葉簾都被拉下了。整間房充滿了寒冷的空氣，令人由腳底開始感到寒冷。我沒有害怕，因爲那時我已假設她是一具屍體。我一步一步地在屋裏走，漸漸，眼睛適應過來了，並發現蓋着毛巾被的毬繪。

她睡着了，傳來鼾聲。她沒有吃藥，那是很健康的鼾聲，我把毬繪搖醒了。「唔……」毬繪擦了擦眼，我發現了她穿着短袖T恤的手臂時，着實嚇了一跳。再看看蓋着毛巾被的她，身上所穿的竟是夏天穿的T恤和短褲。

「毬繪，你就是這樣子跑到這裏來的嗎？」

我問道。她「嗯」地答了一聲，然後指了指地板，地上都是大衣、毛衫之類的衣物。

之後，毬繪像受了過度刺激似的，呆呆地默默無言。

「毯繪，回家去吧！」

我說。

「我會叫媽媽給你打電話的了。到我家去吧，一個人關在客房裏好了，不用開門也可以。」

毯繪沒有答話。房間太暗了，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感覺到她的身體很冰冷，於是急急替她穿上大衣，再用其他衣服裹着她，然後擁着她走出了房子。乘上一輛的士，把她送回家去。毯繪在回家途中，好幾次往回望。我不知道她要回望甚麼，只看見她那冷冰的眼睛一直盯着逝去了的風景。

媽媽費盡唇舌才說服毯繪的父母，願意讓堅持不肯回家的毯繪暫時留在我家，住在客房裏。

我獨自把那間只有哥哥、毯繪和我三人才知道的寓所退了租，一切轇

轎都由我一個人秘密地辦妥。我用做兼職時賺到的錢付了租金。因爲時間緊迫，又是突然提出解約，加上哥哥在牆壁上開了個大洞來擺放一個架子，所以只能取回很少按金。

哥哥已經死了，毬繪也在我家安心地住下來。本來事情到了這地步已可以告訴雙方家長的了，但每想到那屋裏的寒氣便不禁生厭起來。

回到家裏剛好是吃晚飯的時候。爸媽像看待兒女般伴着毬繪笑道：「你好遲啊。快來吃飯吧！」

爸爸已經急不及待地先吃了，屋裏熱氣騰騰的，媽媽兩手提住一個大鍋放在桌上，笑道：「這是毬繪最喜歡的咖喱鷄啊！」

我坐下來，把那包結着紅絲帶的小包遞給毬繪。

「這是給你的。今天我得了一筆意外之財。」

爸爸聽了我的說話，竟拍起手來。

毬繪瞇起雙眼，微笑地說：

「好像生日似的。」

雨變成了雪，靜靜地堆積起來。

毬繪本來說要在我的房內睡的，我說，既然這樣不如到客房去好了，既可以玩電腦，又可睡覺。

毬繪穿上了我送給她的睡衣，像是很暖和地坐在我旁邊的被鋪上。屋內很暗，窗外下着雪，一片白茫茫。電視的色彩映照在被鋪上。新聞報導東京今晚也下着大雪。

「去年還沒下過雪的，今年卻下起來了。」

我道。

「噢？是嗎？那時候我根本無暇理會這些事。」

毬繪笑道。

「去年太不尋常了，像一場夢似的。我今年比去年好點了嗎？」

「看起來，好像好了一點。」

我笑道。

「那個人到底是甚麼東西？」

毬繪所說的那個人是指哥哥。

「那個人一定本來就不是人。」

我把所有的意思複合在一起道。哥哥只不過是一個給人很強烈印象的青年。最後，他死了。但無論他是死了也好，還是在死前頑強地生存下去也好，他的存在都是很不尋常的。

「每次我想起哥哥的事，都會有一種很耀目的奇妙感覺。無論是他的笑容也好，聲音也好，甚至連睡覺的樣子也好，有時候，我會很奇怪地

想，他眞的存在過嗎？倘若眞的存在過，那不是很寶貴嗎？」

「你也是這樣想？」

毬繪道。

「我想莎拉也一定是這樣想的。」

我道。

「和他有關係的人都一定會這樣想。」

在這場戀愛爭奪戰之中，得勝者是毬繪？還是莎拉呢？我突然很認眞地想起來。很難分出勝負吧，她倆的出現都在哥哥的意料之外。

「我常常這樣想。這一年，我爲甚麼會在這裏？」

毬繪道。

「自從那天在機場墮入情網之後，一直到自己醒覺過來的時候，已經在這裏了。手裏甚麼也沒有留着，只一個勁地朝夜的深處前進。漸漸，我

開始明白手裏該提着甚麼，但是，沒有，一點憑藉的東西也沒有。那個人到底是甚麼東西？別想了，是甚麼東西也沒有意思。這樣想心裏才稍爲平靜下來，可以睡過去。」

我再次回想起今天在酒店的情景，想到剛才我呆呆地望着的莎拉，以及那個擁有一張令人緬懷的面孔和令我暗暗地吃了一驚的小孩。我還想起這一年來像影子般靜靜地存在且憂鬱的毬繪，以及在她身旁與她一樣度過了這一段特殊時期的自己。

我鑽進被窩裏道。

「毬繪，我們所經過的這一年是很不尋常的，在人生的路途上，這一年的空間和速度都與別不同。是被關閉了的、很靜的。日後倘若回首細看，一定可以發現它是擁有特殊色彩的團塊。」

「一定是這樣的。」

毯繪也鑽進被窩，從伏身向下的下顎伸出一對睡衣的衣袖道：

「就好像這深藍色一樣，眼、耳、說話都好像被集中在一起似的，這顏色就正好是被封閉了的晚上的顏色。」

雪沒有停，兩人對着屏幕着了迷般玩電腦遊戲，不知不覺一起睡着了。

我猛地醒來，看看身邊，發覺臉上映照着屏幕色彩的毯繪已經入睡了，但是好像還有半點意識似地單手握着那個遙控器，半個身子鑽出了被窩。混雜在低沉的遊戲音樂聲中，傳來了她酣睡的鼾聲。

那睡容太奇妙了！像哭喪了臉的、寂寞的、純潔的。和一年前一樣、而且和更年輕時的也一樣，一點也沒有改變。

我替她蓋上了被，然後關掉電視，屋內隨即一片漆黑。窗外，雪還是

不斷地下。淡淡的白雪亮光，從窗簾的縫間照進屋內。

我喃喃地叫了聲「睡吧」，便鑽進被窩去了。

一次體驗

院子裏的樹木泛起光芒。

燈光下，光溜溜的綠葉和深啡色的樹幹都顯得鮮明特出。

最近，酒量增加了，並開始察覺到這現象。醉眼中，一切清潔井然，心中不禁一陣激動，一切都好像變得不再重要、不再在乎似的。

這不是心灰意冷，也不是自暴自棄，是更加毫無矯飾的贊同。是平靜和清洌所喚起的心境。

最近，每晚都是這樣想着、想着便睡了過去。

儘管心裏囑咐自己別喝得太多，儘管在日間已下了決心，但一到晚上，一杯啤酒喝進肚子後，喝酒的速度便馬上加快。再喝多一點會睡得好些的，心裏這樣想，便又爲自己多弄一杯氈酒加水。夜愈深，氈酒的分量愈濃。嘴裏嚼着昭和時代最出色、最可口的牛油豉味脆粟米片時，才猛地醒覺——呀！不好了，今晚還是老樣子繼續喝下去！雖然那分量不致令我

產生罪惡感，不經意之間卻竟將一瓶酒喝光了。我暗暗吃了一驚。

當我喝得爛醉如泥、天旋地轉地倒在牀上的時候，開始聽到那令人陶醉的歌聲。

起初，我還以爲枕頭在唱歌。因爲我只能夠想象，唯有甚麼時候都給我溫柔地擁在臉蛋上的枕頭，才可以發出這清脆的聲音。由於每次都只有在閉上眼睛時才可以聽到這聲音，所以我一直都以爲那只是一個令人心境舒泰的夢而已。迷濛中，根本沒法細意思量。

那聲音是很低沉的、甜滋滋的、翻騰起伏的，像在替我按摩心裏深處，解除那倦得發僵的疲勞似的。那聲音也像濤聲；像那些由認識、成爲好朋友，繼而再分離的好朋友的笑聲；像他們對我所說的親密說話；像已失去多時，在遠處咪咪地叫的小貓叫聲；像令人緬懷的地方的聲音；像不知何時在旅途上穿過水靈靈的綠色時嗅到的清新氣息，以及傳入耳中、由

樹木發出的嘈雜聲……全都混合在一起似的。

這一晚，也聽到這聲音。

這聲音比天使的更加感性，更加實在，是微弱的歌聲。我拚命地想用僅存的一點意識把旋律記下。但睡夢在迷糊之間裹住了我，那幸福的旋律也在睡夢中溶化了。

曾經喜歡過一個很奇怪的男人，扮演了一段奇妙的三角戀中的其中一個角色。那男人，現在是我愛人的朋友。這個人可以給女性帶來一瞬即逝的爆炸性戀愛。雖然現在回想起來，他只不過是一個精力有點異常充沛的哥哥，但當時我還很年輕，畢竟還是愛上了他。現在，對於這個男人，已經沒有甚麼印象。儘管和他睡過很多很多次，卻從來沒有好好地望過他的面孔、拍過一次拖，所以現在便無法想起他的面孔來了。

然而，不知何解，記憶中卻老是留着一個叫阿春的女孩子的印象。

我和阿春好像是同時愛上了他的。在他的家常常遇到她，漸漸便互相認識了。到了後來，我們三人好像同居起來似的。阿春比我年長三歲，是個臨時散工，而我，那時是個大學生。

當然，我們是互相憎惡的，有時甚至大打出手，互相臭罵對方。我從來沒有像討厭她一樣討厭過其他人。只有阿春是我的眼中釘，「最好給我死掉」，心裏不知道這樣詛咒過多少次。當然，對方也同樣這樣詛咒我吧！

結果，那男人厭倦了這種生活，一個人逃得遠遠的，再也沒有回來，而這段戀愛也就此結束。我和阿春的爭鬥也告一段落。我仍舊留在小鎮上，阿春卻離開了，聽說好像去了巴黎。

這是我所知道有關阿春的最後消息。

然而，爲甚麼突然惦念起阿春來了?連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既不想見她、也沒有興趣知道她在幹甚麼。雖然以往的一段日子充滿激情，時至今日，卻相反地只剩下一段空白的回憶，並沒有甚麼深刻的印象。

那個女人，一定在巴黎和一班藝術家混在一起，過着居無定所、到處流浪的生活吧!又或者，幸運地遇上一個年老的經理人，過着很好的生活吧!她本來就是這種女人嘛。她瘦得像一副鷄骨，說話生硬、聲音低沉、老愛穿黑色衣服。嘴唇薄薄的，整天皺着眉，老在埋怨這埋怨那，只有笑的時候才顯得稍爲年幼一點。

每次想起她的笑容，心裏總感到一陣疼痛。

每次喝了這麼多酒才睡覺，早上醒來之後的情況是最糟糕的。我像發了酒瘟，渾身上下由內至外彷彿都浸在溫熱的酒裏般。嘴裏乾巴巴，希望

再想一會也不能。

起牀之後，無論刷牙也好，淋浴也好，都是一件千辛萬苦的事，甚至不敢相信自己過去竟然可以很輕鬆地洗澡、刷牙。

如箭般射進來的陽光，刺進我的腦袋。

我連把症狀說出來的氣力也沒有了，難受得快要哭出來。不知怎樣才得救。

這些日子以來每天都是這樣。

我終於死心了，一下子滑下了牀，按着那不受控制地左搖右晃、痛得很厲害的頭，沖了一杯紅茶喝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夜晚如橡膠般拖得無限長，很舒服。白天卻是無情的、處處迫人。那光線像在威嚇着甚麼東西似的，既硬且透明，正強力地壓迫過來。眞討厭！

正當萬念俱灰之際，像追擊而來的電話響了起來。這聲音難聽死了，在耳朵裏亂吵，心裏難受得很。

沒好氣地拿起話筒，裝得精神奕奕地應了一句：「喂。」

「呵，精神好像不錯啊！」

水男快活地道。他是我的愛人，也認識剛才我說的男人和阿春的朋友。那男人和阿春退下去後，剩下我和他。

「一點也不精神，宿醉未醒，頭痛得很！」

「又喝醉了！」

「我今天休息呀，來我家玩嗎？」

「嗯，那就待會來玩一會。」

水男說完，把電話掛斷了。

他是一間雜貨店的老闆，所以平日也是他的休息日。較早前，我曾經

和水男一道在這類店子工作過一段日子，但那店子後來倒閉了。現在他正準備在鄰近的小鎮多開一間分店，半年後才開張。

他常常用擇選東西的目光看着我，然後道：「這東西，要是沒有花朵就好了、這東西若不是缺少了一點點可能會值錢些、這條線會吸引一些沒有眼光的人。」

那目光往往冷靜透徹得使人吃驚，就好像把我爲此而吃了一驚的心境變化，看成是物件上的花紋似的。

下午，他拿着花來了。

我們一起吃了三文治和沙律，氣氛和睦融洽。我還有點恍恍惚惚，和他親吻時，他笑着說：「嘩，好大的酒氣。彷彿你的醉意會從黏膜傳染過來似的。」

他的笑臉像花，特別像百合花般綻放芳香。

冬天，室內雖是沉浸在一片幸福的氣氛當中，但仍可以感覺到窗外是乾燥得令人害怕的世界，也想象得到疾風正「嘎吱嘎吱」地在空中吹過。

室內一定是太甜蜜、太溫暖了，我這樣想。

「呀，你這一說，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道。這完全是甜蜜而溫馨所引起的聯想。「最近，快入睡時總會做同一個夢，我擔心這是幻聽的開始。幻聽令人的心境這麼舒泰嗎？酒精中毒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嗎？」

「甚麼酒精中毒了！胡說。」他道：「那只是輕微的依賴性傾向而已，完全是因爲你太空閒，不知不覺喝多了而引起的吧！開始工作後便會回復正常的了，像你現在這樣悠閒地過日子，當然是最好、最舒泰不過了。對了，你說的夢，是怎樣的夢？」

「那也該叫做夢吧？」好不容易，頭痛和不適才漸漸舒緩過來，我拚

命地讓自己接近那幸福的感覺。「嗯……每次醉了便倒在牀上，就在那時候，像被甚麼東西吸掉似的，覺得好像閉着眼在令人很懷念的地方走着似的。芳香撲鼻，很安心，而每次都隱隱聽見同一首歌。那甜美的歌聲令人感動得要流下淚來，也許那不是歌聲，但又充滿了旋律的感覺。很輕柔、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唱出最幸福的東西。唔，每次的旋律都是一樣的。」

「呀！不妙了，那是酒精中毒的現象！」

「嗄！」

我皺起眉，大吃一驚。水男看了笑着道：

「開玩笑罷了！告訴你吧，我以前也聽過同樣的事例。聽說那是因爲有人想和你說話。」

「跟我說話？是誰啊？」

「誰？那是死了的人呀！你的朋友之中，有沒有已經亡故了的？」

我想了一會，搖了搖頭。

「死去的人想和生前的好友說話時，聽說往往會這樣做。醉了或快要入睡的時候，是最容易和那些東西溝通的，所以，在這些時候往往會出現這些情況。」

我心裏不禁一陣發毛，拉着棉被蓋到肩頭上來。

「那……一定是認識的人嗎？」

我問道。要是完全不認識的死人，即使在自己耳畔唱歌會有甚麼幸福的感覺也好，還是一百個不願意。

「聽說是這樣的……呀，那不會是阿春吧？」

水男道。

水男的第六感是很準確的，我的心不禁撲撲地跳了一下。隨即想到很有可能。那種感覺很實在，接近確信的程度。全無音訊的阿春。最近腦海

裏不時浮現有關阿春的回憶。

「你去打聽一下吧！」

「唔……我問問其他朋友。」

我說道。他點了點頭。

水男這個人，即使問他甚麼問題也好，他從來都不會搖頭拒絕別人。那是因爲他的父母教導有方吧。至於「水男」這名字的由來，卻無法讓人猜得到。聽說，他母親年輕時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曾墮胎，產下水男時，心裏還惦着上一胎的水子，爲了祈求水男能夠連水子的福分也沾上，幸福地活下去，於是便替水男改了這個名字。

一般情況下，會改這樣的名字嗎？

屋裏充滿了他帶來的白玫瑰的甜蜜香氣。這一夜，因這香氣，可能不用喝酒也能入睡吧。我們又再開始擁吻起來。

「阿春嗎？死了。」

很直截了當、和我預期一樣的回答，我吃了一驚。

我從水男那裏知道，我和阿春及以前的男人都認識的一個朋友，現正在一間賣咖啡的夜店工作，於是我便坐的士火速趕往，以爲可以問到一些甚麼，結果竟是那麼簡單的回答。太過分了！早知這樣，打個電話不就完事了嗎！我緊緊地盯着他的眼睛，知道他絕不是開玩笑。穿着侍應制服的他，在擠擁的店子的櫃枱裏用布抹着碟子，雙眼憂傷無神。

「在外國？甚麼原因？愛滋病？」

我問道。

「是酒！酒呀！」

他小聲道。我心裏再次吃了一驚。彷彿身體在這瞬間也中了咒語似

的。

「她在那甚麼藝術家的家裏，終日喝酒。經常出入治療酒精中毒的專門醫院，到了最後，身體都弄壞了，不似人形。這是由巴黎回來的朋友從她的親密朋友處聽到的。」

「……是嗎。」

我一口把咖啡喝了下去，像在品嘗其中味道似的，微微地點了點頭。

「她和你不是鬧得很糟的嗎？爲甚麼現在倒問起她來？」

「這是緣分吧……前世今生的……說笑罷了。其實是因爲自從那次分手後，便一直沒有她的消息，很想知道她的近況，所以來打探。我和水男一起很幸福嘛，所以想起她來了。」

「那是因爲你夠幸運呀！」

我和那男人及阿春好像三人一起生活的時候，他是一個調酒師，我經

常到他的店子去。他這個人向來都不喜歡管別人的事，但很容易談得來。他那時的樣子，在這店子的昏暗燈光下又再浮現。我凝望着他，彷佛連那時候的空氣也都回憶過來似的。懶洋洋的，沒有明天似地在燃燒。那時候的感覺再次復甦，已無法再次浸沒我，卻喚起了一陣奇妙的傷感。

「啊，原來阿春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這樣說。櫃枱那邊的老朋友點了點頭。

返家後，爲了追憶阿春，一個人喝起酒來。心裏總覺得今晚可以喝很多似的，肆無忌憚地盡情喝起來。平時，不知不覺想起阿春的時候，巴黎鐵塔便會像迷迷糊糊的電視畫面般出現，今天卻沒有，取而代之是看到失去了發洩精力而沉醉在酒精裏的阿春的內心世界。我很明白阿春自那男人走了之後，無法令自己重新面對現實的心情。那是因爲她是全心全意地愛

那個男人。那男人無疑充滿魅力，但也由於我和阿春同時存在，致令大家更加努力地去追求。不知道那男人覺得很有趣，還是很痛苦，他經常叫我或阿春到他的家。到了後期，更經常把我們兩人都叫到他的家去。然後留下我們外出，整晚不歸。

我天生就是個笨手笨腳的人。無論下廚也好，用繩綁一個小包裹也好，甚至連弄個瓦通紙箱也都總是弄不妥當的，相反阿春在這方面卻挺能幹。遇到以上情況，她總會大聲臭罵我，說甚麼「笨手笨腳」、「眞想見見你的父母」等，而我則一定肆無忌憚地抨擊她胸脯扁平、穿衣沒有品味等。而那個男人偏偏又是一個毫不留情地斥惡揚善的人，這一來，兩個女人的矛盾便激化得更快了。

「你眞的不會燒菜呢！不是開玩笑啊，嘩！這是甚麼！一定很難吃的

了！」

有一晚，我在弄八寶菜時，阿春在身旁大嚷。那一晚，我知道那男人背着我和阿春幽會，所以心情很差。

「憑你這樣老穿奇裝異服的女人，有資格批評別人嗎？黑色針織衣服不是胸脯扁平的人穿的，是讓胸脯豐滿一點的人穿的呀！」

阿春用手肘往正在炒菜的我的背部猛地撞過來，令我幾乎將手插進熱鍋去。

「你想幹甚麼!!」

我大聲叫道。那叫聲混合了激烈的炒菜聲和熱氣騰騰的悲痛叫聲。

「哼，不用你多管閒事！」

阿春道。

「你說得對啊！」

我說道，然後熄掉爐火。屋內又回復平靜，兩人突然懸浮在沉默之中。那時候，我倆共同佔有着一個有點反常的、玩世不恭的、獨斷獨行的男人身體。那是認眞的嗎？是正常的還是反常的呢，我們弄不清楚。那男人根本沒有叫過我們留在他家，但我倆一直賴着不走。然而，我卻無法忍受阿春那把憂鬱的聲音和瘦得過分的身體，只要看見她徘徊眼前，便希望她像鳥一樣被關在籠裏。

「爲甚麼我們會變成這樣子？」阿春那時奇怪地、呆呆地道：「他可能還有其他喜歡的女孩子，爲甚麼我倆要在他不在場的地方大吵大鬧！」

「慣了呀！」

「快要發狂了！焦躁得很。」

「你這話該是我說的呀。現在都弄成這田地，有甚麼辦法？」

我最討厭阿春這庸俗的想法及悲觀的見解。

「你在想甚麼？你眞的想佔有他？」

阿春像責備似地對我說。

「是的。」

我道。

「因爲這樣，我便和你一道在這裏了，和你這蠢材……」好像說得過分了一點，我還未把話說完，阿春已在我的臉上清脆地「啪」的一聲摑了一下。那一刻我整個人呆了，一陣茫然，不知所措，右邊臉頰慢慢灼熱起來之餘才驚醒過來。

「心情壞透了，我回家去。你和他睡吧——假如他回來的話。」

我說着站了起來。

我拿了手袋走向大門的時候，阿春目不轉睛地凝視我。那雙眼瞪得大大的，閃耀着認眞的神色。我感到阿春很認眞地說：「我等他。」那眼神

不是在說「對不起」，相反，像在說「不要走」。然而，這種說話若出自她的口的話，實在太不自然了，所以她默默地沒有說話吧！

長長的頭髮，把她塗上庸俗化妝的白色小臉遮了一半。遠遠望去，她不失爲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我一邊這樣想，一邊把門關上了。

當我想到那男人會和其他女朋友上牀的時候，會很難受、很生氣，然而只有阿春是例外的。實際上，我們三個擠在一起睡的時候，他倆也曾試過幹起那事來。可是我沒有當是甚麼一回事，換了是其他女人的話，我可能會當場就把她殺死。

那是因爲和阿春在一起的那一段日子，我總覺得可以明白到其他男人對阿春這個人的感覺。

那並不是內在的感覺。

倘若要說阿春的內在，也許只可以說她是一個神經質的、很奇怪的女

人。然而從外表上看來，她有很特別的地方。她彷彿只能夠給別人一個很淡泊的女性印象……映照在內衣上的柔軟影子、被長髮的影子所遮蓋了的細小肩膀、鎖骨奇特地下陷、胸部曲線像難以捉摸般遙遠。她就是給人這種印象的一塊東西，這東西在不安定中生存、活動。阿春就是這樣的了。

今晚窗外庭院裏的樹木還映照着光芒，沙沙作響。那美麗光景，從異常的角度看起來，畢竟還是尖銳的。那尖銳，並不是不可容情的尖銳。在光線下，那感覺是很柔和的。

那可能是因爲我醉了吧！

關了燈，屋內的東西比亮着燈的時候更加輪廓分明。甚至連自己的呼吸聲和心跳聲也聽得很清楚。

蓋上被子，睡在枕頭上的時候，那聲音又傳來了。

像天使般清脆的聲響，帶點淡淡的傷感，那旋律綿綿不斷，令人雀躍起來。如海浪般由遠而近，流往鄉愁的思緒去……阿春，你到底想說甚麼呢？

我極力把已關閉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清靜下來。然而，一點有關阿春的感覺也沒有，只有優美的旋律在穿刺我的心。或許，在這美麗音色的前方，便是阿春的笑顏吧！不！可能是一把充滿了憎恨的聲音，正在臭罵我的幸福和阿春之死只是毫釐之差。是笑也好、罵也好，總之，我非常非常渴望能夠聽到。

我很渴望知道阿春想告訴我甚麼。我極力集中精神，令眉間也疼痛起來。但過了不久，終於筋疲力竭，在那聲音的前方，睡魔也一起湧了過來。我在心裏喃喃地，像祈禱般道：

「阿春，對不起呢！」「阿春，我聽不見你的說話。」「對不起啊，

晚安！」

「阿春眞的死了。」

我道。

「啊，眞的死了？」

他說着，雙眼望向窗外。

夜景很壯觀。

雖然這裏只是十四樓，已經是很高的了。「偶爾到高一點的地方吃飯吧！」我這樣提議道。「高？是價錢高的高還是從地面開始計算高度的高呢？」水男這樣問的時候，我笑着答道，兩種也對。於是，我們便到這裏來了。

窗外到處都是黑夜的光點，一點一點的，汽車的行列像一條把晚上串

起來的頸鏈。

「你爲甚麼會想到是阿春？」

我問道。

「她跟你最好呀！」

水男很自然地道，然後切了一塊肉送進口裏。就在那一刻，我的手停住了，因爲我想哭。

「阿春想對我說甚麼呢？」

「我不知道呀！」

「你說的也對。」

我繼續我的晚餐。我的日常生活正漸漸沾上酒精，這可能是一件不怎麼大不了的事，但從種種的迹象看來，我可能正慢慢步着阿春的後塵。今晚也喝光了兩瓶葡萄酒（和水男一起喝的），視線開始模糊起來。

倘若可以在一切回歸平淡的淸晨之前，享受到這滲透了無邊夜色的感覺，縱使藏在心裏的那份任何人也拋不掉的依戀沒有這麼色彩繽紛，也感到渾然滿不在乎似的。

「由現在開始，試試和阿春見一見面吧！」

水男突然道。

「你在說甚麼？」

我吃了一驚，聲音也變了，店裏的人都朝這邊望過來。

「在我的朋友當中，有一個男孩子有這種本領。」

水男笑着道。

「聽起來難以置信！」我笑着道。

「很有趣的呢！那傢伙是個侏儒。是我以前做那些危險的生意時認識的，他安排我和死了的人談話。好像催眠術一樣，卻很有眞實感的呀！」

水男道。

「你試過？」

我問道。

「嗯。我曾經誤殺別人。」

水男乾脆地道，好像還很後悔似的。

「是打架時誤殺的嗎？」

「不，我借了一部壞車給他。」

他好像不想說下去，於是便轉了話題。

「事後心裏很難受，所以求他去了……就這樣，和死了的那個人談過後，我整個人也輕鬆了。而且，我總覺得你和阿春的關係是很好的，要不是在你們之間有一個男人存在，你們的關係一定會很好。聽說那男人，現在已經墮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生活潦倒。但是，當時他很意氣風發的

呀，是嗎，你們兩人同時對他產生了好感，我想你倆的性情一定很相近的了。」

水男的冷，就如他名字中的水字一樣，是冷水，我再次感受到。風，吹得很疾勁吧，窗外本來靜止了的美麗畫像，通過樹木及其他搖動的東西表現出來。汽車的燈光慢慢地填滿了街道流去。

「我一直都很喜歡你這類型的女孩子。無論是扁扁的鼻梁，還是笨手笨腳的地方，都是那麼可愛！」

那口吻，像在安慰一個有缺口的花瓶似的。然而，我很喜歡這口吻，畢竟我喜歡這個人。

「那麼，去看看吧，好嗎？」

我道。

「而且好像挺有趣的。」

「是呀！」

水男一邊喝葡萄酒一邊這樣道。

「要輕鬆一點，快樂一點的話，就甚麼也要對它說，哪怕是說謊也好，只要發洩了出來便好了。」

水男帶我到的那地方，是一個很普通的地下小酒吧。當值的果然是個侏儒！這侏儒除了全身發育不平均外，沒有甚麼特別。他用那健全的眼睛緊緊地望着我。

「是你的愛人嗎？」

侏儒突然問水男道。

「嗯。她叫阿文。」

我輕輕地點了點頭，和他打了個招呼。

「他是我的朋友，侏儒田中。」

水男說。侏儒笑道：

「要是外國人，便是指叫史密斯之類的靈媒。」

本來，我抱着懷疑的態度，但現在我感受到他是充滿智慧和可信賴的。他打開櫃枱的小門走了出來，往大門走去，把那道重重的大門鎖上了。

「你們是想來會會死人吧，是嗎？」

田中道。

「是呀。爲甚麼不做這生意了！」

水男笑道：

「最近沒有做了，這東西要體力的。收費很貴的呀！」

田中說着，看了看我。

「甚麼時候的人？」

「較早前吧，兩年前開始一直沒見過的女孩子。我們曾經爭奪過一個男友。」

我戰戰兢兢地道。

「有甚麼東西可以給我喝的嗎？」

「嗯，我也想喝，要一瓶酒吧！」

「今晚給你們吧！」

田中說着，登上梯子，從高處的櫃裏拿了一瓶酒下來，然後靈巧地開始替我們弄來兩杯威士忌加水。

「這個人最近喝酒過多了。」

水男笑道。

「給她弄得濃一點吧。」

「呵，明白！」

田中笑了，我也笑了。我很相信水男，因爲他一直都把我當作大人看待。這是在不知不覺中的一點感覺。他好像對待不同的人，面色也會不同的。而且他善於用人。我們一起乾杯。

「但既然是情敵，爲甚麼想見她呢？」

田中這樣說着，歪了歪腦袋。我的嘴巴被那濃烈的酒精刺激得有點麻痹。

「我們其實好像都很喜歡對方似的。」

我很坦白地說。

「兩人都有點同性戀傾向那一種嗎？」

田中哈哈大笑起來。然後道：「你眞是個好孩子！」我呆呆地望着他

的小鞋、小手，心裏在想，要是見到阿春，說甚麼好了？但很可惜，甚麼也想不出來。

「開始吧！」

喝完了一杯酒後，田中道。水男很少說話，他一定是到了這裏後，想起以前在這裏所經歷過的事吧！

「怎樣開始？」

我問道。

「很簡單，不用藥物，也不用數數目，只要閉上眼睛，走進那房間去就行了。那是會客室。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即使對方怎樣央求你也好，千萬不可踏出那門口半步。記着，一定要堅持留在房中，踏出房門一步的人便不能夠回來。有人因此而永遠也不能回來，小心啊！」

我很害怕，默默地呆在那裏。

「放心吧，沒事的！」

水男笑道。我微微地點了點頭，閉上眼睛，當我感到田中再從櫃枱走出來之後，馬上感覺到體內的一陣冰涼。

待恢復知覺後，發覺自己已身在那房間裏。

房間很小，也很怪，房內有一扇很小的磨砂玻璃窗。我坐在一張很陳舊的紅色沙發上，在我的前面，一張小桌子也沒有，卻放了一張同樣形狀的小沙發。和以前遊樂場的「鬼屋」很相似。那鬼屋會自動旋轉，即使人不動，牆壁也會轉動，令人返家後也有天旋地轉的感覺。這房子的照明也很暗，暗得令人憂鬱起來。房間裏還有一扇木門。

摸一摸沒問題吧，心裏這樣想，於是把手往那木門的手柄伸過去，手柄是金色的，沒有甚麼光澤，很幼細。手掌一接觸到它的時候，猛地傳來一陣陣震動。那感覺就像要掣停一股強大的旋轉力量一樣，室外像一個大

漩渦的中心，如風眼一樣，手觸着手柄，那震動便一陣一陣地傳過來。身體感覺到沙沙作響，對外面的世界不禁產生一種本能上的畏懼。

同時，我也明白到有些人很好奇地想打開這門的原因，水男就一定是其中一個吧！不知道多少人從這裏走了出去後便一去不返，現在我也明白侏儒所說的這句話。

……原來如此。

我離開那道門，再次坐返沙發上。腦袋一下子清醒過來。我時而用腳蹬響地板，時而故意用手去撫摸像土黃色的牆壁。一切都很有實感，就像在鄉間空無一人的火車站裏一樣，很不自然，充滿了壓迫感。

就在這時，木門「啪」的一聲打開了，正想轉過身來之際，阿春走了進來。

太震驚，所以啞住了！

在那一瞬間，我的視線越過阿春的肩膀，看到她的後面是一片灰色的世界，並傳來了暴風怒號的隆隆巨響。太可怕了，比阿春眞的走了進來更可怕。

「很久不見了。」

阿春道。她撇着嘴笑了笑。

那笑容，像要在一瞬間把屋外恐怖的灰色世界和這房間一道吸掉似的，心裏不禁有點害怕。

「可以和你再見面，太好了。」

我道。接着，不斷地說起話來。

「可以見到你實在太好了！其實我很喜歡你，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充滿了緊張的感覺，很快樂。那是因爲你，我才有這種感覺，對我來說，你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和你在一起，使我在不知不覺之間懂得很多東

西。本來，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的，可惜那時候卻沒有機會。」

自己所說的，雖然不可說全部出自眞心，只像懺悔一樣而已，就像朝着遠去的輪船高聲示愛一樣。

然而，阿春卻點了點頭，她的頸仍是那麼瘦，仍穿着那件黑色的衣服。

「我也是這樣想。」

阿春道。

「你來，跟我來看看。」

阿春站了起來。長長的秀髮輕輕地拂中了我的手。那輕輕一拂，令人一陣騷癢。

長髮拂中了我的手後，阿春輕輕地打開了那道木門。

我整個人也僵硬了。

縱使對方邀你一起外出，也千萬不要跟着走出去。

阿春嗤的一聲笑了笑。輕輕地避過了我內心的污穢。

「別傻吧，我只是讓你看看而已。我把我的頭伸出去給你看看吧！」

說着，阿春把頭伸出了那灰色的世界。就在那一瞬間，阿春的頭髮猛地隨風飛揚、凌亂起來，四周卻一點聲音也沒有。阿春抬起頭往上看着道：

「我們不是也曾經一起在那房子裏，度過和現在一樣颳起暴風的一天嗎，就像今天。剛才，我是閉着眼穿過這樣猛烈的狂風走過來的。那完全是爲了見你，即使是那個男人，我也不會來，因爲到這裏來，實在太艱辛了。」

「我也是呀！」

我道。

「我覺得我們應該見一次面。」

「那是因爲我在呼喚你呀！最近，我常常在你的身邊徘徊。」

阿春道。

這時的阿春，比我認識的阿春老成多了。

「爲甚麼這樣做？」

我問道。

「我也不知道。因爲有你在身旁，我便不會感到寂寞，雖然我不是常常很寂寞，但一想到你，便總覺得和你在一起是最不寂寞的時候。即使在那暴風雨中也一樣，在那段日子裏，我好像很想吻你。」

阿春木訥地道。

「我很高興呢！」

我道。心裏充滿無限的悲哀。外面的灰色太深沉了，看着阿春那在風

中亂舞的頭髮，彷彿一下子醒悟到過去已經很遙遠，比死、比人與人之間無法填補的距離還要遙遠。

「阿春！」

我叫她的名字。

阿春微微笑了笑，整理了一下頭髮，很自然地將手擱在門上，然後說了聲再見，摸了一下我的手，便消失在門外了。她走了之後，我才猛然醒覺，我們兩人曾一度在風中交談過。

「啪」的一聲，傳來了關門的聲音，我的手還留着那冰涼的感覺。

「歡迎你回來！」

田中大聲叫道。

我一陣驚愕，才發覺自己已經回到店子裏。

「嘩！好逼眞啊！到底是甚麼特技？」

我道。除了想掩飾自己的羞怯外，其實也是發自內心的讚嘆。

「對不起。全都是眞的，不是特技。」

田中悻然道。

「她還以爲自己在做噩夢，糊裏糊塗而已。」

水男道。

「是嗎。這樣是正常的。」

田中道。

「簡直無法令人相信，我和她見了面，心裏好像很高興似的，也舒服多了，像把毒素放了出來那樣。」

我說道。我清楚知道自己的身心漸漸返回現實之中，就好像雲霧散盡後放晴一樣，視線和呼吸都清晰、暢順起來。

「那種感覺就像做了大量運動後似的。」

田中把一杯冰水放在我面前的櫃枱上，並說道：

「剛才，你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呀！」

對，是那一天的風暴。

初秋時分，颱風吹來。

那時候我和阿春的關係惡劣極了，整整一個星期都在吵架，我們三人的戀愛正快要走到盡頭，到了無可挽救的階段，我和她整天都焦躁不安，而那個男人則幾乎沒有回家了，對一切都採取放棄的態度。

「外面的雷聲很大啊！」

我道。我想回家，卻無法走出門去。唯有和阿春搭訕起來。只是不經意的一句話，意外地阿春竟用平時說話的口吻回答了我。

「呀。我討厭打雷！」

阿春皺着眉。那表情像春情蕩漾，令人憐憫，我和平常一樣，那一瞬間不禁看得呆住了。

「阿文，幫我一把吧！」

屋外，閃電大作，瞬即又傳來巨響。阿春第一次這樣對我說話，我不禁吃了一驚。望着她，她也望着我，像一個小女孩般微笑着。我開始醒覺，阿春也明白了，我們這段三角戀已走到盡頭。我和她也沒有機會再見了。一切已經瞭然心中。

「很接近呀！」

我這樣說的時候，阿春再次道：

「不。」

阿春說完，離開那窗戶，走到我的背後像躲起來似的。

那一定是因爲她擔心暴風雨要到來之故吧。

「別說謊了，你其實一點也不害怕。」

我沒好氣地回過頭去道。

「我眞的有點害怕呀！」

阿春笑道，連帶我也微笑起來了。我這一笑，阿春卻變得滿臉驚訝地道：

「喂，我們不是有點心靈相通嗎？」

「嗯，可能有一點吧！」

我點了點頭。

房子被外間封閉了，雷聲從遠處不斷傳來，屋內的空氣很濃，濃得凝住了，甚至連輕微的呼吸也好像妨礙了這完整的空間似的。屋裏只有某種貴重的東西在靜靜地泛着光芒。一切都完了。枯萎，然後消失。大家只要

分開便好了。只有這一點不斷在腦海裏重複又重複地出現。

「他沒事吧？」

閃電的電光照亮了阿春的側面，嬌小而美麗。

「會沒事吧！」

眞想把這一刻靜悄悄地留下，兩人靜悄悄地留在這一刻裏。

「有傘嗎？」

「這種天氣，有傘也沒用，反會引得雷電劈下來。」

「這種死法，最適合他不過。」

「希望他快些回來吧！」

「嗯。」

我和阿春背靠着牆壁、抱着膝頭說話。阿春從沒有這樣和我說過話，只有那一次，沙沙的雨聲擾亂了腦海中綿綿不斷的思緒。我感覺到我們的

關係其實是這樣良好的，平日那種惡劣的關係只是裝出來似的。

「這聲音，好像黃昏的大驟雨一樣。」

「嗯。好久沒有下過這麼大的雨了。」

「他在哪裏？」

「怎樣也好，希望他平安無事吧！」

「放心吧，沒事的。」

「嗯。沒事的。」

阿春雙手托腮，細小的下顎擱在膝頭上，她很優雅地、用力地點了點頭。

我和水男二人步出田中的店子時，已接近破曉。我邊走邊問道：

「我到底失去知覺多久了？」

「大約兩小時吧。我邊飲酒邊等你醒來，結果喝醉了。」

水男的聲音在小巷裏高亢地迴響。

「這……這麼久？」

我和阿春只相聚了很短的時間，心裏不禁吃了一驚。然而，整個人輕鬆了不少。月亮和星星的光輝像洗滌過似的，很久很久也沒有像今天那麼清晰光亮。我甚至連走路也輕快起來。阿春、天使的歌聲、侏儒靈媒、阿春……

「多少時間也沒關係，心情開朗便好了。」

水男突然這樣說，擁着我的肩頭。

「現在不要多想了！」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每晚我都喝得爛醉如泥，那是偶然的事嗎？

我醉了的時候，阿春就在我的附近嗎？

那美妙的歌聲，是阿春對我的呼喚嗎？

剛才我究竟到哪裏去了？

那侏儒是甚麼人呢？爲甚麼他具有這種能力呢？

那個眞的是死了的阿春嗎？還是，這一切都只是自己內心的一場戲呢？

阿春去了，這裏只剩下我一個。

令人心曠神怡的夜風，穿過一切的疑團，輕拂着我的心。

「心裏好像老想着由明天開始少喝一點似的。這會不會好像有點故意做作了。」

我道。

「但那是順理成章的呀！」

「我該戒酒的時候已經來到了嗎？」

水男笑道。

在水男的人生中，一切都分成一個一個的時期嗎？有關我的事及我和他在一起的，也算是他其中的一個時期嗎？

太過和藹可親的，一定是因爲太冷酷所致嗎？

以後的事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他若比現在更愛我，不是把我整個人也看得通通透透了嗎？

在重新開始的生活裏，我們兩人將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然而……

水男的笑容，畢竟還是直接映照在我的心裏，就像這又寒冷又美麗的夜空一樣。即使和他在這裏共度的這一夜，又或者所有的一切都成爲過去，也沒有問題。我想一切也會很貴重地留在我的手裏發亮，就像我和阿

春一起的時候一樣。

然而，無論如何，那令人吃驚的動聽歌聲，已經無法再聽到吧。只有這件事令我最感遺憾。

安心、甜美、溫柔、傷感。每次看見在燈光映照下庭園中的一片翠綠，腦海都不期然地閃過那輕柔的旋律，像在不斷地追求那醉人的香氣似的。

這旋律恐怕直到我眞的一點也無法回憶起來時，才慢慢淡然而去吧。

水男擁着我的肩膀漫步之際，我這樣想。

後記

這三個故事都是描寫人在某種閉塞的情況下、時間停止流動期間的「夜」，所以這三個故事可以說是姊妹作，可以三位一體，當作一個大故事看待。而且，這裏的三個故事，在某一程度上是以我的經驗作爲基礎寫成的。我在這一段期間所經歷的東西，包括有關鰻魚的、煙花、睡眠過多、酒，以及相遇等，我把從這種種事情中體會到的感動，改變了一點形式，寫成了這幾個故事。從今天開始，我又再次尋找這些感動，拚命地日夜飄泊。

在這些艱苦的飄泊日子裏，我衷心感謝在我身邊幫助我的、讀了我的書並把感受告訴我的人。

我還要感謝常常說「不用看內容，一猜便可以猜出內容是甚麼」的、

常常給我的影印稿加上一條帶子的負責人歷斯拉根本先生，以及「海燕」的奇田先生、田村先生，感謝他們不惜花時間去細讀我的作品。當然，還要感謝爲我設計豪華而大膽裝幀的增子小姐。

希望大家都可以很享受地閱讀這本書。倘若有人像書中的主人翁一樣受到精神上的困擾，卻在讀了這本書之後放心下來的，那麼，實在是太好了。

平成元年六月的某天中午

吉本芭娜娜

博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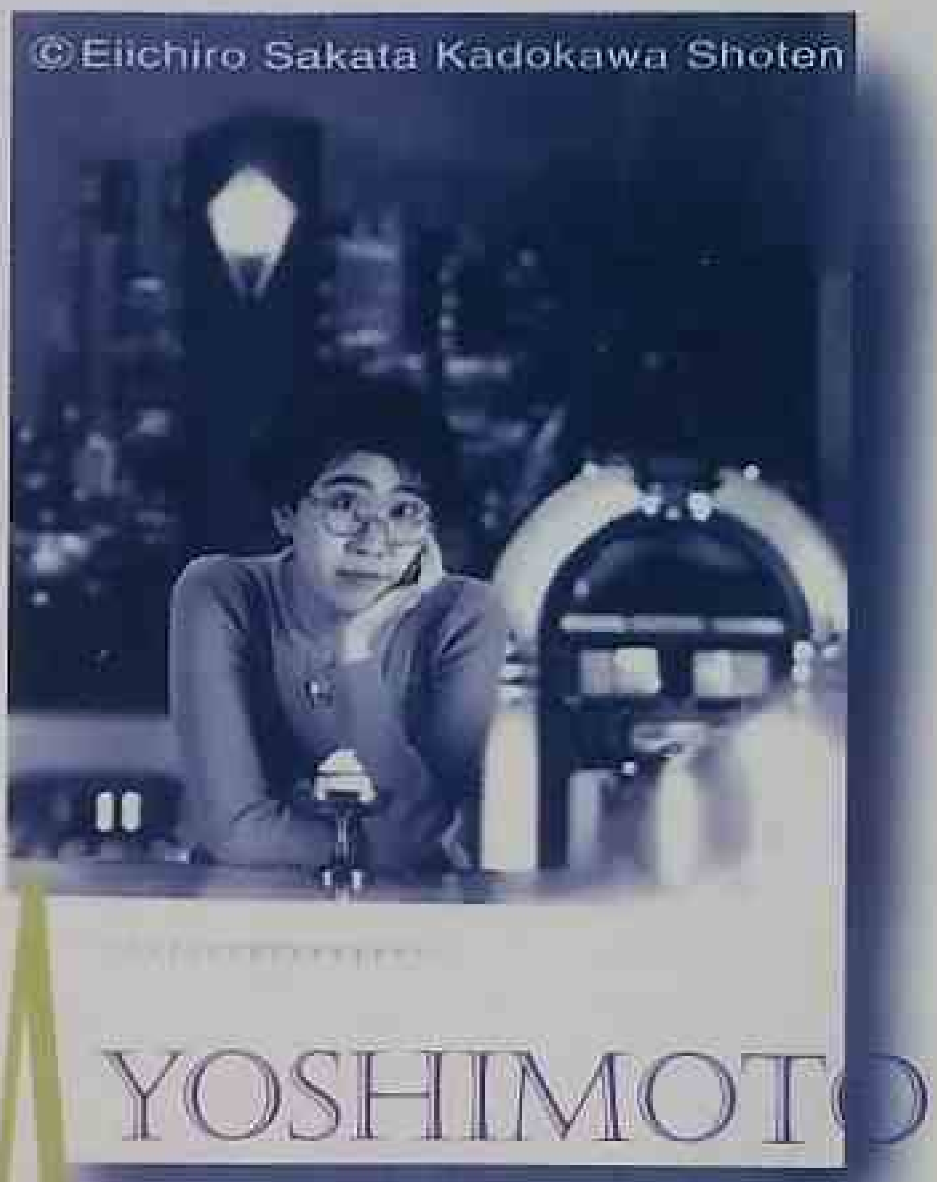
書　　名：白河夜船
作　　者：吉本芭娜娜
譯　　者：葉偉然
編　　輯：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孫麗容
美術設計：高嘉華
出版/發行：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一號
2836-6088
出版日期：一九九六年一月
定　　價：每本港幣四十六元
出版書號：7 D 28513
ISBN 962-17-1518-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1996
"SHIRAKAWA YOFUNE" by Banana Yoshimoto
Copyright(C) 1989 by Banana Yoshi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enesse Corpor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enesse Corporation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博益 日本暢銷小說精選

夜，是解脫還是恐怖的深淵？

- 寺子每晚倒頭大睡，藉此把喪友之痛及愛情的困擾埋於睡鄉之中。
- 毬繪自戀人去世後，常於深夜徘徊街頭。
- 阿文每晚入睡前聽到故友亡靈的召喚，既恐懼又迷惘。



◇有「女村上春樹」之稱的都市文學新彗星

吉本芭娜娜成名作《我愛廚房》自出版後，短短時間內銷量已突破二百萬冊，並先後獲得海燕新人文學獎、泉鏡花獎及藝術選獎新人獎，其後推出的作品均位列日本暢銷書榜，掀起了空前的「芭娜娜現象」。作品先後在美國、意大利、英國、德國、西班牙、法國、荷蘭及韓國出版，吉本躋身國際級作家行列，更深受各地讀者鍾愛！

ISBN 962-17-1518-0
定價港幣四十六元

4 891042 285137

博益榮獲吉本芭娜娜親自授權，正式出版全新中文版單行本！